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8nB408

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

清 今無說

今辯重編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像　讚
  - 目錄
  - 上堂
  - 普說
  - 小參一
  - 小參二
  - 茶話
  - 頌古
  - 書問
  - 像讚
    - 釋迦世尊讚
    - 阿彌陀如來讚
    - 彌勒如來讚
    - 文殊菩薩讚
    - 觀音菩薩讚
    - 準提菩薩讚
    - 普門品書成佛像讚
    - 地藏王菩薩讚
    - 達磨初祖讚
  - 佛事
  - 行狀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阿字和尚像



四十九年一字無，分明此日絕名模。現前面目非今古，莫向春你聞鷓鴣。

栖賢老僧題

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目錄

卷上
上堂
普說
小參
卷下
小參
茶話
頌古
書問
像讚
佛事

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卷上

同門弟樂說今辯重編

上堂

康熙元年元日於雷峰，承堂頭天然老和尚，舉師首眾上堂。陞座拈香畢，維那白椎，堂頭和尚云：「山僧十二年不陞此座，去年中秋承緇白諸公請繼主華首，今歲元旦不請自說。且道為個甚麼？秖為上有所承，下有所授。大眾！承個甚麼？」以竹篦子作十字。「授個甚麼？」以竹篦子作卍字。「承授不及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大有人承當在。聽取三偈：十二年虛第一座，今朝推向人天前，博山縝密家風舊，多少優曇且讓先。趙州一字當誰荊？指出稠人共法幢，露刃寒光無擬處，雷峰門下別商量。一句早登童子籍，千差曾入普賢門，養成雙翮搏風起，攪動滄波匯洞源。」侍者揖師出眾，提起坐具，云：「金鍼刺眼，和尚教人，今日施為，兩相辜負。」和尚云：「總在闍黎分上。」師云：「教誰承當？」和尚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師禮拜，和尚以竹篦子指云：「秖者是。」維那白椎，下座。

次日，奉堂頭和尚命師分座。師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諸兄弟！若論此事，不須一捏，直得冰消。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諸兄弟！若論此事，大須揀點一回著到始得。阿上座十三年攜瓶挈水，咀嚼五味，將謂有多少奇特？三年前遊遼海，逢人惡發，扁擔頭不曾觸著半

個。及歸，從新打失鼻孔，只者個也不消得。舊冬又從瓊州還，將謂恁麼過時，不料昨承和尚命，為諸兄弟秉拂宣揚此事，眾中還有一捏冰消者麼？請出來相見。」棲賢頓監院出眾，問云：「佛佛授受，祖祖相傳，今日雷峰，別傳何事？」師卓拄杖一下。進云：「人天眾前，蒙師拈出。」師復卓拄杖一下。進云：「洪波浪裏，水乳難分，聲色叢中，誰為擇法？」師云：「退後著。」頓禮拜起，云：「相看誰是知音者？卻教桃李笑春風。」師云：「長安殿上新天子，鳳曆初頒處處知。」進云：「今日首座新令。」師云：「卻是老兄會得。」頓問訊，歸位，云：「大眾分明聽取。」師不顧。方丈石侍者出，問云：「神龍在水，作雨興雲，為甚麼水與龍兩不相識？」師以拂子擊案，云：「還見龍麼？」進云：「且喜把柄在手。」師云：「不勞讚歎。」石退後，喝一喝，師云：「眉間挂劍一句為甚麼不道？」石云：「不道，不道。」便歸眾。鐵書記出眾擬問，師豎拂子云：「未豎已前還曾道得也未？」鐵復擬進，師云：「今日新首座正令在手，觸著即喪身失命。」鐵拂袖歸眾。師遂顧左右云：「還有麼？若無，新首座謾諸兄弟去也。昔大慧杲禪師居雲居首座寮，因歲節秉拂云：『釋迦掩室於摩竭，耕地種蒺藜；淨名杜口于毘耶，鏘錮鑄生鐵；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，鎪飯祭閒神；釋梵絕聽而雨花，果有領受者。直饒向上一著，千聖不傳，硬糾糾、活潑潑，棒下無生忍，臨機不見師，也是隔靴搔癢，總不與麼落在無事甲裏。且道古人具個甚麼眼目便與麼道？你若不揀點便恁麼會去，秖是無孔鐵錐，你更如何若何？兩莖眉可惜多少？』」驀豎拄杖云：「者箇有甚麼揀點處？有甚麼和會處？三腳驢子弄蹄行，新婦騎驢阿家牽，口是禍門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不見玄沙大師道：『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。』諸兄弟！秖者一句子直是無下手處，你擬向甚麼處揀點著？到委悉亦是你，不委悉亦是你。一日十二時，從朝至夜，且道腳跟下錯過多少？」橫按拄杖云：「者一棒合是秉拂上座喫。何故？今日鼻孔索頭不合落在諸兄弟手裏。」卓一卓，下座。

海幢浴佛日，僧問：「世尊初生即不問，未生已前請座元為眾舉揚。」師云：「未出眾已前道取一句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大好一喝。」進云：「大眾證取。」師云：「莫詐明頭。」僧拂袖歸眾。僧問：「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為甚麼又搖唇鼓舌？」師卓拄杖一下。進云：「大小座元又指東畫西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你喚甚麼作西東？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恰好。」僧禮拜歸眾。師乃云：「諸兄弟！釋迦老子當年今日毘藍園解道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』者一杓惡水，直至如今潑不止。諸兄弟！且道鈍置多少時？教中云：『世間一切群生類，尟有欲求聲聞乘，求獨覺者復轉少，趣大乘者為希有。趣大乘者猶為易，能信此法倍為

難。』你若信得此法，許爾與釋迦老子同生十二時中，折旋俯仰、彈指謦咳，無非佛之妙用。且作麼生是此法？莫是開佛知見、入佛知見是此法麼？且喜沒交涉。莫是喚山作山、喚水作水、拄杖子喚作拄杖子是此法麼？且喜沒交涉。莫是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；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是此法麼？且喜沒交涉。賴遇跛腳阿師要一棒打殺，洎合道得一半，檢點將來亦是平地喫交。若是海幢門下秉拂上座則不然。」驀拈拄杖子，云：「拄杖子與露柱相見，正說此法，常說、熾然說、無間歇說，釋迦老子被他穿卻鼻孔，跛腳阿師被他打折驢腰。且道秉拂上座拄杖子有甚麼長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好手手中呈好手，紅心心裏中紅心。」卓一卓，下座。

海幢解夏。僧問：「夏末秋初，諸兄弟！東去西去，大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。如何是萬里無寸艸？」師云：「遍地皆是艸。」進云：「古人云：『出門便是艸。』如何是出門？」師云：「闍黎莫落荊棘裏。」進云：「古人又云：『直得不出門，亦是艸蔓蔓。』如何是不出門？」師云：「大須轉身始得。」進云：「忽有人云：『大小座元恁麼說話，正是艸蔓蔓。』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當時霍光賣受降城與單于，汝道契書是甚麼人作？」僧一喝便禮拜，師笑云：「聊放一著。」師乃卓拄杖云：「舉不顧，即差誤；擬思量，何劫悟？諸兄弟！還委悉麼？海幢法窟，真歇場中，以大圓覺為伽藍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秖圖佛法宣揚，豈愛門庭熱鬧？家常茶飯，淡薄過時，不高扳外護，但低揖時人。尋常布箇撩天網子，要打衝浪鯤鯨，若是跛鱉、盲龜、蝦蟆、蚯蚓，有甚麼共語處？教中云：『佛子住此地，則是佛受用，常住於其中，經行及坐臥。』諸兄弟！作麼生喚作此地？此地又如何住？者裏大有淆訛在。不是同床睡，焉知被底穿？所以，荒村陋院莫挂瓶盂，佛祖玄關橫身直過。果然如是，從教鬼面神頭正眼覷來，大好一場笑具。到者裏，言所不能言、步所不能步，不妨刮龜毛于鐵牛角上、截兔角于石女腰邊。雖然如是，猶是九十日內事。九十日外一句作麼生道？」良久云：「昨夜月明中，撞著劉幽求，腮邊微笑暗點頭。且道笑箇甚麼？笑道：蟭螟蟲巢蚊子，眼睫上高聲大叫：『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』」下座。

海幢六月朔，師陞座，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諸兄弟！恁麼會得，千足萬足。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諸兄弟！恁麼會得，千曲萬曲。空裏無花，眼中有過，六門鑑覺不是家珍，向上翻身猶為病語。諸兄弟！據實而論，有甚麼得與不得？命根有甚麼斷與不斷？手有甚麼撒與不撒？如今有一千學得，氣似獰龍，三拳兩掌儘自不少，只是箇弄死蛇漢，有甚麼眼目？反將自己本有之性弄成心境，轉加懸遠。不見道：『若有一法過於涅槃，我說皆如夢幻。』諸兄弟！者裏分疏不得，則決建立一切頭重尾輕，靈山上者朵青蓮教誰出手扶

起？所謂轉頗黎玅寶鏡而歸銅鐵之明，以閻浮檀明淨真金同瓦礫之價，切不可謬相辜負。大陽玄禪師云：『諸禪德！須明平常無生句、妙玄無私句、體明無盡句，第一句通一路、第二句無賓主、第三句兼帶去。一句道得，師子嚬呻；二句道得，師子返躑；三句道得，師子踞地。縱也，周遍十方；擒也，一時坐斷。正當恁麼時，作麼生通箇消息？若不通得箇消息，來朝更獻楚王看。』諸兄弟！大陽可謂僧鯀丹青，嬌嬈畢露。若在海幢門下饒舌上座則不然，我者裏家貧難辦，素食事忙，不及艸書，有甚麼三句兩句？縱也，只是[毯-炎+監][毯-炎+監]毿毿；擒也，亦只是[毯-炎+監][毯-炎+監]毿毿。到者裏，更有甚麼消息可通？若無消息可通，大家無事歸堂。」下座。

四月初八日，師陞座云：「諸兄弟！釋迦老子未生已前，各人腳跟下一條大路絕回互、沒周遮，不向者裏承當，俱名鈍漢；若向者裏承當得，廓清五蘊、洞徹十方，不為分外，日月不足以喻其明、江河不足以譬其大，軼王侯而不為貴、混勞侶而不為賤，塵塵爾、剎剎爾。纔若如何，俱名變異。只為你一種擔雪填井底漢坐失其利，粗者迷於事、細者鉤於理，貴買硃砂去畫明月、賤持龍泉來斫黃土，直饒釋迦老子離了睹史多天，降生剎利王宮，放大光明照無量土，金蓮捧足、師子吼聲，要少為你佐助，發機不得；雲門大師要一棒打殺，圖取太平。你亦當實法會去。所以道：善言者，言所不能言；善跡者，跡所不能跡。不能言則無言、不能跡則無跡，無跡、無言且不是手中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一棒打翻，血似盤傾。畢竟合作麼生舉似？」驀卓拄杖云：「諸兄弟！還見麼？過去燈明佛，本光瑞如此。」

結夏。師陞座，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此是十方諸佛、諸大菩薩於眾生界中荷負而出，為大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利益五事、提拔四生。今日海幢上座開張老舖、挂舊招牌，口說真方、手持假藥，與諸兄弟以長河落日、渡頭孤煙為此僧伽藍結界安居。若是耆年先德，一任腳跟帶泥、裙頭拖水，往來州縣、笑傲山林，朝到西瞿耶尼、暮歸北鬱單越，過七日復過七日，不名破夏。若是初心末學，幸值正法住世，須當嚴奉毘尼，硬按牛頭食我生艸，東溪、西溪不許走作。於此九十日內，甜底要他徹蒂甜、苦底要他連根苦，侍者犀牛、文遠果子不惟要輸諗老，且決要還他鹽官。雖然如是，須得一捷徑出身之路始得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諸兄弟！還知麼？恁麼住者，名為正住；不恁麼住者，名為邪住。」

結夏，陞座。師云：「每年今日於者裏與大眾結夏安居，今年本擬不向者裏安居。若向者裏安居，恐失卻者裏；若不向者裏安居，亦恐失卻者裏。者裏有難、有易，難則難於登天、易則易如反掌，者裏可以增發勝心、者裏可以鞭笞下劣、者裏可以鉤凡育聖、者裏可

以揀賢別愚、者裏可以圓融互攝、者裏可以行布齊彰。大眾！既在者裏安居，還知者裏消息麼？我欲於忙時向汝說者裏消息，正恐太忙，無有說處；欲於閒時向汝說者裏消息，又恐太閒，無有說處；正當與汝說時，又恐落在文字語言，亦無說處。總不說時，正是月明浪靜，爭奈鯰魚不上竹竿？不唯九十日孤負者裏，乃至從年至年、從歲歷歲，都孤負者裏。大眾！還知麼？舌頭雖長，離不得口；蝦蟆雖跳，離不得斗。」

六月朔，上堂。師豎拂子，云：「謹白參玄人，光陰莫虛度。你若入此門中，有甚麼干礙汝處？有甚麼粘縛汝處？其或未然，直饒用心到極精微，亦錯過了光陰。丈夫兒恒常當磊磊落落，若恣汝狂倒，則是茫茫業識，無本可據，縱有許多好光景，都障而不見。古人說：『無角鐵牛衝得破，毘盧海內鼓波濤。』猶較些子。若是善用心者，何消得許多？汝若瞥然知得自己，無端討出干礙、討出粘縛，須教不錯過了光陰。昔藥山謂雲巖曰：『你與我喚小沙彌來。』巖云：『喚他作麼？』山曰：『我有箇折腳鐺子，要他提提挈挈。』巖曰：『恁麼則某甲與和尚同出一隻手去也。』山便休去。藥山雖則無事倩人，智慮周密，不錯過光陰，爭奈看得者鐺子太重，亦不奈得者鐺子何？雲巖雖則不發一機，平地分人魯國，然瀧高水溜，斷頭船子已早溜下六尺、七尺，若向海幢門下，總好一坑埋卻。我者裏尋常日用，白汗揮來，滴成千斛之珠；紅塵踏去，迷殘五羊之石。雖有箇鐺子，並無人提挈得起，任他楊妃醉殺，無人扶上玉樓；隋帝顛來，空教獨歸瓊觀。若更覓一箇與我同出隻手者麼？我要買絲繡作平原君，有酒惟澆趙州土。」

丹霞為老和尚祝壽，上堂。師云：「諸兄弟！還知麼？石髓餐王烈，丹砂煮葛洪，羅浮四百路，盡在此山中。春光玅密，不萌枝上氤氳；雪色[山*層]崚，後凋之榦蒼翠。紅芝在頰，至味溢於中邊；白石當門，古道忘其來往。豈知法身無為，不落諸數；虛空有貌，難用推尋？直饒扶桑逗舜日之明、瑤階數堯蓂之瑞，亦不能道三山半岫、萬劫斯須。所以，白雲生海，阿上座逐櫓聲以圖北溟；素月流空，望星光而禮南極。一任現前諸兄弟剖開萍實，錯獻蟠桃；指出趙州，來當寶掌。雖則力回小劫，未盡徽猷。不見道：臣奉於君，子順於父；不順非孝，不奉非輔。」驀卓拄杖，云：「拄杖與大椿齊年，子期不用黃金去鑄。」

除日，陞座。師云：「不可去而去，謂之歲除；不可來而來，謂之元旦。不可去而去，無有去相；不可來而來，無有來名。是海幢拄杖子。孟八郎嫌他性躁，黑李四怪彼頇瞞，大鵬展翅橫蓋十州，神魚乘風直摶九萬，豈知昨夜阿修羅王法戰不勝，躲在藕絲孔中，沒有一點氣力。大眾還知麼？普天春色來茲地，只要時人著眼看。」

惠城合郡宰官紳士請就永福上堂說戒。師云：「昨夜燈籠沿露柱，釋迦彌勒相耳語，說道人人此道同，人人日日怪如許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還會麼？飛塵埃於綠水，撥冰塊於紅爐，象王著刺，獅子哮吼，樹益州之嘉禾，脹懷州之馬腹。無有而有，已看簫史下瑤臺；有而無有，誰聽陽關吹玉笛？若是逆風鈍鳥，孤負霜林之片葉；須知挂角羚羊，難為獵犬之孤蹤。直得掩室摩竭，杜口毘耶，文殊與普賢同龕，掩耳不徹。惟有優波離尊者乘時附勢出來說道：『今朝是臘月朔，趁明星未出之時，無佛名、無眾生名，不妨且說毘尼，弘通戒法。』阿上座被他抑逼不過，且為鵝城合郡諸公至誠所懇，今日作箇順水推船，然不得攀條引例，云：『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既至，其理自彰。』我者裏不許分理分事、辨粗揀細，就將此純一無雜功德回向鵝城合郡諸公，願正智之無替，獲厚福以崇高，各淨根身，便聽戒法。」

海幢庚戌元日上堂。師云：「磨金磚，撒玉屑，大家眼裏連日月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剖出洪濛見今古。」驀豎拂子云：「大眾還見麼？釋迦老子在拂子頭上大轉法輪，爭怪得山僧？若有人問：『如何是海幢新年頭佛法？』但對他道：『九年春色常如此，濃淡微分碧樹中。』」

除日，上堂。卓拄杖，云：「大眾！還見我海幢拄杖子麼？西天四七，且站一邊；東土二三，亦立下風。青原、石頭、藥山、雲巖、曹洞而下諸老和尚，總被拄杖子穿卻，要行不得行、要坐不得坐、要見不得見、要聞不得聞，拄杖子東指便自東旋、拄杖子西指便自西轉，沒一點氣息，慚顏畢露，醜態難藏。拄杖子於其中問運大神通、放大寶光，芥子孔裏建須彌盧、針尖頭上疊七寶塔，直得六臂那吒入海淘沙，盡獻辟寒之寶；三日摩醯、虛空釘匾，不藉鉤錐之力。人人具移丘塞壑之手、箇箇抱屠龍陷虎之機，摩肩輻輳，一字排來，到得海幢門下，未是海幢深深處。大眾！還信麼？待拄杖子把一干老凍膿略放一線，使他腳踏實地，與他平實商量，箇箇志氣充足，好於明晨新年上殿祝　聖，揖客陪茶。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大眾！還見麼？貴買不如賤賣。」

辛亥元日，上堂。師云：「金烏爍破海門東，三百六十自今始，計其住此已十年，吉祥如意從頭起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從頭起，明珠一粒大如盤，十箇阿師舁不起，乘風直上睹史天，彌勒門開樓閣峙。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摩肩而坐，聲聞乘、圓覺乘、菩薩乘並足而侍，忘語默而寶繒飛揚，絕見聞而天花亂墜。補處菩薩於白毫相光放音聲輪，說有、說空、說非有非空、說即有即空，乃至指賴耶為如來藏心，滅證自證分而無白淨之體，圓融即在行布，因果灼爾同時，種種方便一周佛事，不消海幢拄杖子一卓百雜碎。大眾！為甚麼如此？以非諸佛之境界。既非諸佛之境界，亦非衲僧之

境界。境界俱非，且道海幢今年新年頭佛法作麼生舉揚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見之不取，千載難忘。」

辛亥七月大盡，上堂。師云：「海幢有一則公案，非今、非古，非新、非故，非大、非小，非有、非無。放行，則氣逼虛空；抱住，則針藏錦縫。三冬揮汗，十年不識春秋；九夏飛霜，一虫莫辨寒暑。所以，阿上座於此地固一半祖禰不了，亦一半靜中流溢，遂與現前諸職十載提挈，雖得四稜蹋地，也被他移換不少。縱饒朱甍映水，鮫室燦錦城之霞；清磬臨江，蜃樓響魚山之梵。飛空一翳，境物樅然。更說於明晨要與殿中三世如來開甚麼光明？勞各山諸師、社中居士特特遠來，重煩省會藩王與文武諸大宰護光駐慶揚。大眾！且道如何是佛光？佛光又作麼生開？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坭佛不度水，真佛裏面坐。若識得真佛，不唯與殿中三世如來開光，且十方諸佛菩薩一齊開光，一切賢聖、尊卑、僧俗、男女、童叟亦一齊開光。一切諸佛菩薩有如是福德、智慧、壽命、莊嚴，一切賢聖、尊卑、僧俗、男女童叟亦有如是福德智慧、壽命莊嚴。大眾還知麼？」以拂子一拂，云：「大鵬展翅蓋十洲，籬邊之物空啾啾，乘獅跨象且過一邊，說聖道凡亦且坐地，度水星娥漫勞歲月，乘槎俗子早入斗牛，朱砂燒盡不見金丹，白玉鋤來總非頑石，拓開千頃軟琉璃，更莫從新討水喫。此事如打流星相似，一步旋一步闊，若是從上相承有少渣滓，便是佛法不靈。不見道：『尊貴一路，千聖不傳。』又道：『千聖不然。』不傳之語，爾稍弄出一分湊合，當下就是點金成鐵；若總不然，猶較些子。若於結角羅紋接續離微處不去鹵莽，纔望有少分相似，若食前人餘唾、舊日糟粕一句合頭語，逢人一踏便上動著，就舉手舉腳、瞬目揚眉，以為識得古人長處、拈弄得出。大眾！枯木上繡得一朵花，正好令人魂飛肉膻，古道今人棄如土矣。其或未然，明朝向新佛殿與大眾相見。珍重。」

浴佛日，陞座。師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釋迦老子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說道：『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』且道是揀擇？不是揀擇？若道是揀擇，釋迦老子當時沒了至道；若不是揀擇，為甚麼又道惟吾獨尊？此事鎮日平沉，但有回光返照得少消息，俱是承別人恩力，從門入者不是家珍。古人說：『赤灑灑，沒可把。』正是平沉底樣子。無奈有一種人纔聞此說，便認著目前昭昭靈靈、活活潑潑，以當赤灑灑，沒可把，何異自然外道？阿上座方纔與釋迦老子初生相開光，說道：『周行七步太無端，滿身塵垢浴應難，今日還渠舊光彩，雙眸炯炯碧天寒。』雖與他一半，奪他一半，亦不知不覺落在塵垢之中，依舊是承別人恩力。大眾！且道還有不承別人恩力底麼？道得一句麼？」以拂子一拂，云：「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

師入雷峰，為天老和尚祝壽，陞座。問：「法王壽量，海墨難窮，浩劫剎那，不離當念。正恁麼時，還受慶讚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古洞石中生秀艸，壽星頭上產麒麟。」問：「老人金剛法體巍巍堂堂，向前撞倒釋迦，退後觸翻彌勒，和尚作麼生祝？」師云：「種得化龍松萬本，夜深長駐老人星。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正愛爾如龍似虎。」進云：「當空萬里一條鐵，千載金剛不壞身。」師云：「借重，借重。」拂袖歸眾。問：「本是巍巍至尊，又作麼生祝壽？」師云：「總在者裡。」進云：「果然放開一線路，四眾雲臻擁法幢。」師云：「你卻道得一半。」進云：「請問是那一半？」師云：「你有者一半麼？」進云：「知音不必重重舉。」問：「老人慶生，凡聖同集，請和尚直指。」師云：「景星慶雲，不為分外。」進云：「不得瞞人。」師笑云：「且瞞者一遭。」問：「拈起須彌，畫開大地，如何是老和尚無量壽？」師云：「萬派浮金龍甲動，一山飛雪鶴翎歸。」僧禮拜，復云：「大眾俱來呈舊面，不知師意若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卻憶羲皇那畔事，又從那畔憶羲皇。」一喝歸眾。僧垂一手，問云：「無量壽如來今日為老和尚慶生，即今大師作麼生相見？」師云：「你帶得明珠來麼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復云：「咦，咦。」遂歸眾。師乃以拄杖橫一橫，云：「大眾還見麼？」復以拄杖豎一豎，云：「大眾還見麼？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泬漻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此是我天老人七十年所得般若正智，具足一切數量，而不為一切數量所礙，淵默雷聲，三昧正受，即其三昧便能盡般若正智的壽量。譬如日月以明耀為壽量，華嵩以高峻為壽量，四香水海以深博為壽量，松柏以青蒼為壽量。」以拂子拂一拂，云：「大眾還見麼？霜鬢緣僕笑罳中，二十年來力欲窮，漸把娘生真面目，依稀雲影共朦朧。此是阿上座四十年所得卑智，以苦趣為生涯，以塵勞為三昧，即其三昧亦能盡卑智的壽量。今日時至事起，雖則粗細之福不同、上下之體各別，然而臣奉於君、子順於父，不妨以此壽量祝彼壽量。」復以拂子畫一畫，云：「剛被阿上座一印印定，要老人之壽量與西天四七、東土二三、天下老和尚各各壽量不走一線，日月不覺已添其明耀，華嵩不覺已加其高峻，四香水海不覺已增其深博，松柏不覺已益其青蒼。且道是神通妙用？是法爾如然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大椿春色濃無比，大地蓬蒿盡大椿。恁麼還祝得麼？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普說

大日菴師太七辰，請師普說。僧問：「西方此土實無岐路，為甚麼此土人更欲念佛往生？」師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汝喚甚麼作佛？」

進云：「恁麼則用念作麼？」師云：「下地獄去。」進云：「祇如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，又作麼生」？師云：「也是閻黎分上事。」進云：「今日特請座元普說。」便禮拜，師云：「墮也，墮也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教誰聽？」僧不顧，歸眾。問：「法身圓妙，遍滿十虛，為甚麼卻在蓮華中現？」師云：「即今是遍滿？不遍滿？」進云：「蓮華未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汝喚甚麼作法身？」進云：「開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瞎卻眼睛。」僧以坐具提起，云：「者箇是開？是合？」師云：「咦。」進云：「伏荷慈悲。」師云：「拄杖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卻來與閻黎相見。」僧鼓掌笑，云：「座元今日納敗缺也。」師云：「甚麼處見得？」便打，僧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遂禮拜，歸眾。師乃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快人一言，快馬一鞭，今日拄杖子更不[跳-兆+孛]跳，還有出來與他相見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古語有言：『顛倒想生生死續，顛倒想歇生死滅，生死滅處涅槃空，涅槃空處眼中屑。』諸兄弟！既是涅槃空，為甚麼猶是眼中屑？須是鐵額銅筋、鶻眼鷹頭，匹馬單鎗、全鋒料敵，氣吞劉項、智賽韓彭底漢，始有語話分。不然，盤根錯節，結角羅文，正按旁提，說黃道黑，祇添得許多伎倆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諸兄弟！還委悉麼？今日是大日菴智母老師太三七之辰，堂頭和尚以平昔孝順之心，答盡劬勞之德，大事因緣，全家度脫，直登者老師太於極樂之邦，八十年來何止色養？復命知客訶公及來機菴主請今無為諸兄弟舉揚般若，冥資覺路。諸兄弟！且道作麼生說箇般若？般若又如何舉揚？記得洞山价祖問一講《維摩經》僧云：『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是甚麼語？』僧云：『是讚法身語。』山云：『喚作法身，早是讚了也。』所以，此事向明眼人前直是無開口處。於今有一干漢稍留心此道，將謂有多少閒家具一向坐地等，直饒耳朵裏聽得來、書本上看得來，早是塗汙了也。大慧禪師云：『大凡參學，須參活句，莫參死句。活句下薦得，永劫不忘；死句下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』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，僧寮下喫茶、喫湯，莊上搬鹽、搬麵，僧堂裏行益，長廊下摘菜，後園裏擔糞，磨坊裏推磨。當恁麼時，佛眼也覷你不著，可謂徹骨徹髓，依實供通。」又云：「且道是活句？是死句？是不死不活句？試定當看。直饒定當得出，未免落在三句裏。諸兄弟！者箇方是得底人真實說話。汝若不會恁麼道，纔見人說箇僧寮裏喫茶湯時、莊上搬鹽麵時、僧堂裏行益時、長廊下摘菜時、後園裏擔糞時、磨坊裏推磨時，佛眼也覷不著，汝便拍盲金砂不揀，倒認無明窟以為自性，棄置妙悟，高談闊論，鹵莽麤豪，逢人問著，不難踢倒淨瓶、掀翻曲彔。者箇莫說道錯參死句，直是魔種。諸兄弟！佛眼覷不著處作麼生？到者裏秖要你伶俐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料掉沒交涉。昔雲峰悅初參大愚芝和尚，纔請益，芝云：

『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，今一眾無食，可為抄化。』悅如命而往。及還，芝已遷別剎，悅又詣芝所，復請益，芝云：『佛法且置，今大眾苦寒，可為乞炭。』悅有難色，然慕道心勝，不敢辭。迨歸，復請益，芝云：『佛法不怕爛卻，即今堂中缺維那，子可補職。』悅直是叵耐，然業已鳴犍槌白眾請之，遂入堂，肚裏只是悶悶，無諮問處。一日，在後架箍桶引篾，觸盤墮地，遂大悟，頓見芝公用處，披衣走方丈，芝一見，喚云：『維那！且喜大事了畢。』悅不能造一辭，拜下，汗如雨而退。諸兄弟！者箇便是參得活句底樣子，汝道他觸盤悟時悟得箇甚麼？第一莫說他悟得箇平常是道，莫說他悟得箇一切現成、更無少欠是道，悟得箇百不知、百不解、日用分明、烜赫虛空是道。既總不是，畢竟作麼生？者裏便是金剛圈、栗棘蓬。你要吞又吞不得，要吐又吐不得，是學人放身捨命處，亦是學人墮坑落塹處，大須著精彩始得。于今說禪，都是認目前鑑覺。有一等鬥湊得極玄極妙，問似普慧雲興、答如普賢瓶瀉，看來總不出心識鑄就底。价祖所謂認驢前馬後，將為自己賓中主尚未分，如何辯主中主？諸兄弟！古人多少勞攘，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、曲說直說，總是說得箇第二項底。若不是者箇人，將謂實有恁麼事，如冬瓜印子，一印印定，且不喚作知有，還說甚麼奇特？參禪人具生死心，于宗師門下眉毛廝結，直要此生取辦，不為生死二字拘繫，須具向上眼，要透過佛祖始得。適來說『生死滅處涅槃空，涅槃空處眼中屑』，者句便有透過佛祖底。若會得者句，要會曹山三墮、南泉異類中行、趙州勘破婆子話也不難。他一切祖師秖是得者些子結角羅文處，都盧要穿卻十方三世一切人鼻孔，一切立他下風。新豐和尚亦云：『佛祖言句，如生冤家，始有參學分。若透不過，卻被佛祖謾將去。』又云：『透得佛祖過，此人過卻佛祖。若也如是，始合他佛祖意，方與向上人同。若透不過，但學他佛祖，則萬劫無有出期。』諸兄弟，你看他驢前馬後底，聞人有箇透過佛祖底話，他便認木人鼓掌、石女起舞，耳朵裏盛卻四大海水、眼睫上著得百千須彌盧等語，以為透脫心窩，依舊如黑漆桶相似，豈不是更加一層迷悶？所以，此事若不是啐地折、暴地斷，直饒千說萬說，總不出心識。古人要透過佛祖者箇，須是轉識成智底手段，所謂此智是一切諸佛、一切眾生之地，依此智而作眾生、依此智而成正覺；若無此智，元是虛空，亦非諸佛、亦非眾生，因智隨迷、因智隨悟，智隨迷時名之為識、智隨悟時名之為智。」驀以拂子畫空，云：「諸兄弟！即今是識？是智？還轉得麼？你若心識不行，純以智眼觀察，方知智母老師太數十年來念佛功德，臨命終時一心不亂，念佛之聲纔絕便化去，不是分外；大如車輪之蓮花，微妙香潔，早入夢寐，不生奇特；阿彌陀佛白毫相光先被其體，不是別人；十萬八千里路，不在他方。老師太承是功德，不須一彈

指，如壯士展臂便生其國。還信得及麼？且道：只今老師太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？為是生邪？為是死邪？為是離此五濁生安養邪？試定當看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即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覓了時無了時。諸兄弟！還有心識不到一句不曾道著，閒時不妨記取。」

陶門蕭氏傳齋設供，請普說。師云：「今日是德文童子奉其老夫人蕭氏道人命，渡江飯僧，請山野說法，宣揚功德，回向其先郡丞大占陶公，欲其夙障肅清，早登天界。道人自去歲皈依山野，受三皈五戒，今春大生歡喜，諄諄以修行事為問，願受持《金剛般若經》，特特求山野半偈。我聞陶公當日居官時，立身狷介，亦曾見我先師翁空隱老和尚，以善人君子遇大善知識，未有不以此事相引發者，所謂一歷耳根，便為道種。者箇是大占不可磨滅底因緣。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『善男子！若復有人不知如來甚深境界常住不變微妙法身，是為色身，非是法身。若復有人不知如來道德威力，即名為苦。何以故？以不知故，法作非法、非法作法，當知是人即墮惡趣，受諸輪轉，增長諸結，多受苦惱。若復有人得聞如來常住無有變易，或聞常住二字音聲，若一經耳，即生天上，後得解脫，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。既證知已，作如是言：「我於往昔曾聞是義，今乃證知。我于本際以不知故，流轉生死，週回無窮。」作如是知者，多所利益；若不知者，雖復勤修，無所利益。』」卓拄杖云：「大眾！者箇是如來甚深境界常住不變微妙法身。」復卓拄杖云：「者箇是如來道德威力，昔日靈山會上被金色頭陀輕輕竊將出來，四七二三盡力傳持，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，以及我先師翁從博山頂上拈來受用，布告於人。陶大占以不知故，百劫千生受諸纏結，於纏結中一經耳已，早生天界。今日蕭氏道人復請山野特一提起，大占於天界上如夢方覺、如醉方醒、如渴遇水、如飢得食，真能證知如來常住，無有變易。既證知已，即作是言：『我於往昔曾聞是義，以不知故，受諸輪轉，週回無極。』如今合其六親、眷屬、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合其知遇，山野以無變易印為其印定，三年前大占不曾有生，三年後大占不曾有死，無有薦拔之人，亦無受薦之者。不特大占如是，盡無央數劫諸天人民亦如是，乃至今日目前刀兵割截、流離酸楚，不妨慶弔異施、悲歡倒用，此是酬蕭氏道人請說法之意。大眾，還會麼？者箇境界，你十二時中時刻踏著者箇，叫做建立智而不建立識。嘗愛李長者註《華嚴經‧法界品》法界兩字，他說道：『純與智俱，非情識境界，名為法界。』又云：『違無明識種，純為智用，不屬迷收。此是無依分別智之境界，名為法界。』大眾！有分別是識，無分別是智，如今善見、惡見，乃至達聖語之玄微、別聖境之階級，皆名分別。所謂證於如來清淨涅槃，猶是我相，作麼生得成智用去？者裏大要辯別，但凡說禪，不要儱侗。古人拈頭作尾、拘曲作直，說一句麻三斤、乾矢橛，者箇

是會盡微言、婆心赤骨底說話，不是與你躲根。嘗見今愛弄煤炭裏炒黑豆底漢，動著就打就喝，以為向上奇特，此風盛行不能口爭，殊不知全身墮在無明識種中，被無明識種所使。不見大慧舉圓悟有云：『如今諸方盡是窠臼，五祖下我與佛鑑、佛眼三人結社參禪，早見逗遛出來了。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、鶉鳩鳴，取笑於人；佛眼下有一種指燈籠露柱、指東話西，如眼見鬼一般。我者裏幸沒有者般病痛。』大慧說道：『好沒者般病痛。』圓悟曰：『何謂也？』大慧曰：『擊石火、閃電光，舉了便會了，引得無限人弄業識精魂，豈不是病痛？』圓悟不覺吐舌曰：『莫管他，我者裏秖要契證為期，若不契證決定不放他。』你看他者三種都不是，若是伶俐人就該在者裏識得，識得當下就是無明識種翻為智用，若更籌度則秖是箇無明識種。如人頭上頂箇盤子相似，若一手除不下，直饒高高頂起、頂到須彌，依舊有箇盤子在。所以此事說與你不得、傳與你不得，一部《五燈會元》、一部《指月錄》，多少宗語未嘗不讀、未嘗不學，秖是沒有悟底消息。白雲端云：『為愛尋光紙上鑽，不能透處幾多難，忽然撞著來時路，始覺平生被眼瞞。』眼是你自家底眼，瞞亦是你自家去瞞，沒人捉定你，所以纔叫做絕消息，知之者少。說法底人句句要把你無明識種翻為智用，無奈你聽法底人步步要長養識種，熏習無明。說法底人若沒有者箇手段，名為劫人智慧底賊。聽法底人不善於聽者箇，叫做曉得運糞入，不曉得運糞出。昔天台韶國師參龍牙和尚，問云：『雄雄之尊，為甚麼近不得？』荅云：『如火與火。』國師云：『忽遇水來又作麼生？』龍牙曰：『道者你去，你不會我語。』看他『如火與火』一句，龍牙出盡己力，直下要你做箇乾乾淨淨底人。若有根器底在者句上，從前求得之心當廢然而退，死盡了知解、死盡了籌度，纔叫做聞熏般若。要討無明識種純為智用在者裏，始見有真消息。他到長起惡濁知見，說道：『忽遇水來又作麼生？』好不直半文。又問：『天不蓋，地不載，此理如何？』龍牙曰：『道者理合如是。』他不省，一連問十七遍，龍牙亦秖如是答。說法底師家似龍牙，真真令人悅服。他者樣去待學者，雖是擇主底行貨，然一遇良賈，出價便多。我說龍牙與李長者一條氣出兩箇鼻孔，一箇細細說到者裏，一箇一提提到者裏，宗教相須，道火何曾燒口？若仔細檢點起來，猶是一場笑具。于今儱侗底驢年夢見，所以知之者轉見難得。大眾！莫有易底麼？若有，不妨因齋慶讚；若無，葛藤堆久立。珍重。」

臘八日，三水縣尊王默菴設供，請普說。師豎拄杖，云：「釋迦老子於拄杖頭上放大威光，說道：『當年今日於正覺山前拾還家寶，智慧德相居然具足，作天中天。』諸兄弟！還見麼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於此見得，豈獨釋迦老子具此智慧德相？即今天之所覆、地

之所載，若男、若女，若尊、若卑，若貴、若賤，若僧、若俗，一齊具此智慧德相，現前諸兄弟亦具此智慧德相，阿上座亦具此智慧德相。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若只恁麼見去，卻又是你妄想執著，為客塵煩惱所障閉。此事須得頓根鐵漢如擇乳鵝王，於擊石火閃電光中沒頭沒面，一擔擔上纔許與釋迦老子同參。蜀中王默菴明府，阿上座八年前乞食燕都，與他相見於吳太僕家，握手如故。雖他此時功名之念隆隆而上，然觀其智慧德相，卻儘能於宗師門下作得一箇心空及第底縉紳，甚以此事期之。嗣後別去，阿上座為祖禰不了，在十字街頭為人東語西話；默菴亦刺頭入仕宦之途，腰懸墨綬、手執神符，出宰一邑。今日為其長公作道場佛事，卻請為舉揚般若，回向正因。蓋因默菴信有宗門中事，雖理繁治劇，方圓並畫之際，俱不忘卻家傳清白，夙植德本。如此求福慧，真如水歸四河，星拱一月。《涅槃經》有云：『復次，文殊師利！譬如有人生一愛子，為飢渴所逼，為風雨所苦，為行役所困，乃至受蚊虻蜂螫所嗟，是人俱不捨離此子，以慈念功德，他日生於梵天。文殊師利！若有善男子欲護正法，深信如來不可思議，應說如來定是無為。何以故？能為眾生生善法故、生憐愍故。如彼前人愛念其子，雖受種種苦，將捨身命，無所顧惜。護法菩薩亦應如是，寧捨身命，不說如來同於有為，當言如來同於無為。以說無為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如彼人得生梵天。如是之人不求解脫，而解脫自至，亦如彼人不求梵天，而梵天自至。』又說：『能知如來是常住法，是不變異法，是名已作長壽因緣。』諸兄弟！釋迦老子見星之時，與今日聞聲之際，有甚麼變異？八年前與人別去，八年後復來相見，中間歷歷記憶，有甚麼變異？既總無變異，如今世間治生營產，意暢則樂，意怫則悲，他亦歷歷，亦當得不變異麼？須知用悲用歡之時，卻有箇大休歇田地在。能於者裏一回灑脫，不為識想所轉，今日悟去，今日就是長壽之因。者裏不是將聰明得、將才學得、將思想得、將無思想得，所以古德道：『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』諸禪德！作麼生是涅槃門？莫是在者裏聚會少時便當得麼？莫錯會好。諸禪德！總不恁麼，莫別商量麼？山僧早是不獲已，向諸人恁麼道，已是相鈍置了也，更擬踏步向前，有何所益？諸禪德！但自無事，自然安樂，任運天真，隨緣自在，莫用循他門戶，求覓解會，記憶在心，被他繫縛，不得自在，被生死之所拘繫，何時得出頭？可惜光陰倏忽，便是來生。諸兄弟！當踏步向前時，便全體沒有天真自在境界，然亦不捨向前時另有箇天真自在，若捨之別有，正如撥波求水。所以此事若有心可用，他讀九經十七史底人早已用去了也；若無心可用，煩惱熾然，作麼生悟去？秖為你奈他識心不何，將靈妙之心運沾泥之手，步步如如，步步攪亂，止解運入，不解運出。者裏不是一棒一喝，將箇黑冬瓜印子印得定底，大火燄上

不是你棲泊地，罔象之玄潭是野狐之窟宅。五祖演和尚云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庭前柏樹子。須恁麼會去方始是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庭前柏樹子。便恁麼會去，又不是了也。』有一種商量說道：『庭前柏樹子者一句，何等現成，不落思議，圓陀陀，光爍爍。』他如是荅：『正當如是會。』所以他道：『恁麼會方始是。』然纔有箇會處，便落了印子，所以他又救曰：『恁麼會便不是了也。』恁麼說去，儘方便耳根，但依舊是箇說底，用他不著。所以古人於一言一句之下，直露婆心，要解與你不得，傳與你不得，止替你作箇報事人，你自家頭還須自家去點。諸兄弟還知麼？你若眼光定動，縱有見處，早是變異，非常住之法，早是有為，不是無為。止有者些子，使你聰明才智，趁不上一回，有箇省處，不惟以愛念其子之功德，得生梵天，且即入真護法之門，解脫自至。者箇是阿上座今日酬王明府所請之意。諸兄弟！還有應時及節一句，又作麼生道？聽取一偈：世雄丈夫健眼力，寒星看徹青天骨。累得兒孫歲歲忙，羞向人前弄椎拂。椎拂弄處渾不休，更將此理與人求。峨嵋山上普賢王，象背明珠燦爛光。欲將照乘為國寶，先燒智慧功德香。香煙永結吉祥雲，布為霖雨散氤氳。金盤夜照海霞赤，神劍早落波旬軍。舌頭抽骨玄路絕，當軒畫鼓倩誰聞。伽陀我說證勝因，空裏書成五色文。」

結夏日，弟子梁定興古元設供，請普說。師云：「年年結制奉毘尼，踏殺春蟲自不知，莫怪娘生雙腳拙，事忙自覺沒高低。今日是十方諸佛、諸大菩薩清淨梵侶安居之晨，斂慮制行，精進伊始，般若之光隆隆而發。君相梁道友趁此芳辰，揮金辦供，欲結般若緣。以君相於今歲元日在本山轉藥師琉璃經五千四十八卷，然燈百日，蓋信得經中有九種橫說、十二大願，故發此心。既收異熟之果，復發靈秀之芽，者箇見聞不從道理熏蒸、不從師父傳授，於不可知之中已持一箇決定信，豈非念念從功德海中相續不斷，大有來由？教中云：『毘盧藏中有大經卷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。我以清淨天眼觀彼大經卷，在一微塵內設大方便，破彼微塵，出此經卷，饒益有情。』」驀卓拄杖，云：「諸兄弟！者箇是未破之微塵。」復卓，云：「者箇是未出之經卷。君相於三、四十年中行之於戎伍之場、用之於走馬搴旗之際，乃至杯浮大白、梁繞嬌歌，如油入麵，山野不須，點鐵為金、敲璞出玉，就於煩惱塵勞中尋常談笑，與君相破此妄想之塵，出大經卷饒益已竟。又不特為君相破卻此塵，出大經卷饒益已竟，乃至若真、若俗，若男、若女，若古、若今，若遠、若邇，若已發心、若未發心，一齊與他破卻此塵，出大經卷饒益已竟。諸兄弟！還信得及麼？即今目前內盡根身、外洎器界，虛妄映現，於其中間求一點實事了不可得，執謂之有，析謂之無，指為幻有，喚作真空，費許多

力，所以提唱此事，大須知得來由。有一般動著，便去行棒行喝，努眉突眼，如口含一物要吐出來一般，有甚交涉？若是尋常做工夫，於心窩裏稍有偏重，便沒卻者箇消息。昔有一婆子施財，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，趙州下禪床遶一匝云：『轉藏已畢。』人回舉似婆，婆云：『比來請轉一藏，如何和尚只轉半藏？』大慧禪師云：『眾中商量道：「如何是那半藏？」或云：「再遶一匝。」或彈指一下，或咳嗽一聲，或喝一喝，或拍一拍，恁麼見解，只是不識羞。若是那半藏，莫道趙州更遶一匝，直饒百千萬億匝，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；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匝，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；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，遶百千萬億匝，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；乃至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若艸若木，各具廣長舌相，異口同音，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，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。』大慧禪師雖是掃除時病，卻是口直心快，趙州和尚遶者一匝，雖將若真若俗、若男若女、若古若今、若遠若邇、若已發心若未發心，施財轉經功德一時荅盡，卻難為後來雙腳使，尋聲逐氣者，直至如今坐不得。若是海幢門下則不然，設有人問：『畢竟如何？』但道：『百日安居今日始，房舍破壞修治故。』」

黎孝廉同吉率長男文學綸芳就永福堂上設供，為其母陳氏孺人請普說。師云：「大眾還知麼？霜月無聲只自寒，煙雲來往太無端，碧空終古六橋上，若箇人來著眼看？青山聚夢，出金碗以無時；秋水纏風，送孤鸞而獨遠。文鋒雖利，不剪芙蓉之枝；春鳥時來，尚識萱花之幕。若是生鐵鑄成底漢子，一任全身畫境，獨步臨風，明珠只在褷襹之間，金針豈離鴛鴦之外？以之齊物，蟭螟眼裏，楚漢同門；以之任運，大鵬背上，風雲異路。佐皇猷而有柱石之材，入詞林而動經緯之望，不須開口，卻勝披襟。其或未然，山僧且俯順人情，因齋慶讚去也。山僧因今歲託缽六橋，暫救三冬，到來挂錫永福禪院，承合郡諸公歡喜有加。黎似仲孝廉是箇偉男子，信有此道，般若薰發，善根微妙，於此望日令其長公辦供，請山僧舉揚般若，特為其母陳氏孺人用薦冥福，者箇就是黎似仲底正因；不唯黎似仲底正因，就是陳孺人底正因；不唯陳孺人底正因，就是諸佛菩薩、十地三賢底正因；不唯諸佛菩薩、十地三賢底正因，就是現前若僧若俗、若童若叟底正因。因者，因無所因；正者，能信吾人此心，決可以為聖為賢、立地成佛，不用安排、不用造作，污染不得、清淨不得，單信此心、不信一法。若有所信，則名邪信而非正信。所以道：『若有一法過於涅槃，吾說皆如夢幻。』便是正信底道理。不見溈山喚仰山曰：『寂子速道，莫入陰界。』亦就是正信底道理。古德又云：『決定不流第二念，就中方入我宗門。』亦就是正信底道理。如今說好亦是夢、說歹亦是夢、說生亦是夢、說死亦是夢、說者箇夢底亦是夢，總皆是夢。還有不夢底麼？還將得出

與人看麼？道非語言、非文字，你若在者裏暗穿得過，翻轉來一一都不是夢。諸佛菩薩愍我人流浪生死，將法身流轉六道，從無始之際指出箇覺性，者箇覺性便是不生不死底。你說有生有死，皆是不曾看得者箇覺性親切。若看得不親切，者箇喚惡覺而不喚覺性。覺性純靜，不能自守，妄動而成惡覺。若不能消此惡覺，反為覺性所累。若消得，便不要說話，說話雖多，無救於動。故我釋迦老子於靈山會上對百萬人天云：『我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句。』沒後只單單拈起一枝青蓮花示人。大眾！你道拈花底意思是箇甚麼？善覺者便看得親切，惡覺者便看得不親切。你若在拈起花處，將見得底者箇昭昭靈靈便認為是，殊不知者箇早是淪溺中所起底惡覺，帶夢去認夢、將夢去破夢，不唯復此覺性不得，且還有種種惡覺隨之而起。者回生也不安其生，死也不安其死，彼短此長，彼優此劣，現前萬境參差搖動，則賢者有冰炭之門，百姓遭聾瞽之毒。所以《金剛》云：『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』者回縱饒說得極玄極玅，不過成了一箇夢。佛祖示人，其語言皆平實樸直，令三根各得其味。因後人偷心具足，依語生解，將語言障了自己，沒於文義，成了文字，落了階級，將自己本有底靈光覺性驀地打失。唐宋諸大老興棒興喝，用電走鋒馳之機，示雲收雨散之手，皆為救人偷心。怕你認著，拈起花底昭昭靈靈，受淪溺之苦，使你湊泊不上，乃變換佛祖言語，非有異於佛祖。如今不善學底，反將奇特高舉之言造成一箇硬印子，開口便一片糊塗，牙齒、舌根、眼睫、眉毛一齊黑漆，句句離不得古人口涎，鬥湊得來秖圖嘴滑，自家說了尚不知作何解，何況問人？者箇夢是今日不可破底，若是尋常對世間人說：『你不要耽著功名，不要耽著欲樂是非，人我之心一切放鬆。』者些夢話人人會說，人人亦曉得該破。至於我們據曲彔床替人做師家底，縱說得來，不過少一箇漁鼓筒，便是唱勸世文底瞎子，有甚麼尊貴說夢？既非尊貴，叫他入理深談，他又全身落在夢中，須知好生慚愧，還敢去開大口？山僧今日與諸公結般若之緣，且不必舉燈籠沿壁上、天台扇子[跳-兆+孛]跳等話，又不必因黎似仲為陳孺人資薦之請，便說漸源生也不道、死也不道底公案，只與諸公就現前實地上輕輕提起，或可向者裏討得一點入路。此道不分在家、出家，但見得真，便受用得，那箇不從說話邊入？所謂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」以拂子擊案，云：「大眾！還聞麼？者箇是昭昭靈靈底，切不可認他因聲而顯，聲歇時他亦隱沒。如今人耳朵裏聞得有道可學，不愁不多，只愁消不得者要學底心，所以說威音王已前無佛名、無眾生名，斯時正是道。最怕你於總沒有一點事處有箇明明白白之見，此見即同於因聲而起者無有差別，你不要因聲便將心計度云：『我聞底是性了。』大眾！聞底是你性，知到聞底早不是性，乃至二六時中折旋俯仰、口談名理、心計家緣，種種作為事有

斷續，而所以為事者無有斷續。你若在萬斷萬續之中忽起一箇知覺，認取者箇所以為事底，此念早成斷續，便全體是箇斷續，將所以為事底又驀地打失。《楞嚴》云：『一切眾生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。』者箇所以底是本明，要去認取所以底是不自覺。何以故？覺非所覺。一切造業散亂固是不自覺，即覺非所覺亦名不自覺。者裏說來甚淺，明明沒多少工夫，體貼得妥時已不是小可。一種下愚無識，總是將者聽見底、看見底把說話粉飾起來，便當做道，還當得好笑麼？今日因黎似仲之請，就將似仲底事又說箇譬喻，譬如他先司李公遺下園亭手澤為他人侵去，似仲毅然具一箇不肯隕沒先緒之念，此念堅明牢固，因起了此念，遂生出種種作用。若無作用，則此念不顯，及至得還園亭，種種作用一時都息，而此不肯隕沒先緒之念雖終古而不息。息者，謂之斷續；不息者，則非斷續。此念就如吾人本有覺性，圓明純粹，從生至死、從劫至劫，不可破壞，無有滲漏，因他生起知見，遂有斷續。你若認看見底、聽見底以為是，何異於以似仲之作用便當似仲毅然之念乎？所以為學貴益，為道貴損，叫你去做工夫，原要你消得一切，不要你多出一點。大眾！還知麼？山僧今日因夢說夢，大眾今日亦住夢、聽夢，總在夢中，者些都是多出底，止有陳氏孺人一箇獨離夢境。」以拂子擊案，云：「還知麼？同在者裏消歸。久立，珍重。」

臘八日，合省紳衿耆碩於海幢新大殿請師普說。僧問：「世尊說法，天花亂墜，和尚說法是何祥瑞？」師云：「颯颯寒風耳後吹。」進云：「釋迦入滅三千年，即今落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闍黎莫凍殺麼？」僧良久，師一喝，僧禮拜起云：「無始劫前即不露，無始劫後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閒言語。」進云：「舍父從他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負累不少。」士問：「今日敦請和尚登座舉揚箇事，和尚如何相為？」師云：「長將日月為天眼，指出須彌作壽山。」進云：「世尊睹星大悟，請問在睹星邊？不在睹星邊？」師云：「那裏得者消息來？」進云：「去此二途如何話會？」師云：「一條舊葛藤，絆倒僧俗漢。」進云：「珠江流夜月。」師云：「好。」進云：「和尚莫瞞人。」師不顧，士禮拜歸眾，師乃顧左右云：「今日真覺場開，還有當機敵手者麼？若有，快來相見；如無，阿上座又瞞諸兄弟去也。銀山覿面勢崔巍，玉殿高臨萬象低，窺得此問綿密意，主中主位不能齊。」喝一喝云：「者一喝賓主互融，照用俱到，無人無我、無優無劣、無動無靜、無賢無愚、無僧無俗，只在當人二六時中騎聲蓋色，見之於用，如風吹海濤、神龍鼓鬣，智力剛強、威光熾盛，撒珍珠於錦繡叢中絢花爛彩，拋綵毬於瓊樓月下露湛風清，直得無佛名、無眾生名，不許有提持覺悟者、不許有承受覺悟者、不許無承受覺悟者、不許有無無承受覺悟

者。釋迦掩室於摩竭、淨名杜口於毘耶，猶是攀條引例。」又喝一喝，云：「若向者裏不能一回安住，使識浪奔騰、無明妄動，即有人我、有優劣、有動靜、有賢愚、有僧俗，五嶽之勢界南北以崢嶸、三乘之階隨人性以高下，直煩釋迦老子說箇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者箇婆心快口，將適來者兩喝和泥合水攪成一塊，布告傳持，令西天四七、東土二三渡海傳衣轉加忙卻，天下老和尚勞勞攘攘、唧唧噥噥，遺下一千七百條爛腐葛藤，印向紙文、挂在人口，乃至天下一千州縣白蹋之徒接虛尋響、捕風撮影，今日學相似語、明日學合頭語。阿上座今日不惜口業，亦將釋迦老子說箇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，替他和泥合水攪成一塊，分出兩喝。古德云：『但能不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』回互之機、十成之忌，乃明師哲匠順性之工，隨便施設，自然合他古轍。至若據曲糸床、開兩片皮，直須開門見山、挖心露膽；若是一片含糊，吹動法螺、口吐黑煙，有甚麼共語分？大眾！還會得者兩喝麼？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若是者一喝，就在釋迦老子正說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時，求一點轉身吐氣不可得；四七二三渡海傳衣，亦求一點轉身吐氣不可得；天下老和尚唧唧噥噥，亦求一點轉身吐氣不可得；天下一千州縣白蹋之徒，亦求一點轉身吐氣不可得；阿上座與現前大眾，亦求一點轉身吐氣不可得。所謂牢籠不肯住，呼喚不回頭，乃衲僧本地風光。不見梁武帝問達磨：『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』磨云：『廓然無聖。』帝云：『對朕者誰？』磨云：『不識。』武帝雖然認得聖諦，卻不曉得衲僧本地風光。達磨說箇廓然無聖，說箇不識，大地平沈，真真有者般事。所以此事是極難極易之事，不是奇特，不是特地作氣勢，亦不在深、亦不在淺。譬如有人食甜味，使舉國人不曾食甜，有問此人：『甜作何味？』其人雖具蘇張之舌，亦難措詞。達磨說箇廓然，說箇不識，如輕輕將一塊甜放武帝口中，只是他不嚥下去。就是釋迦老子拈花妙旨，亦要人具者箇風光，事不獲已，說出三乘十二分與人佐助。殊不知纔說箇無常苦空，他便有路可循，失卻本地風光；纔說箇十二相因，他亦有路可循，失卻本地風光；乃至六度萬行興慈運智，他皆有路可循，失卻本地風光。若非達磨傳持箇廓然無聖，連三乘十二分亦留不到今日。故他又說箇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。如古德有問他：『如何是佛？』曰：『麻三斤。』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曰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真是直指。爾若在麻三斤、柏樹子上，稍腳跟不點地，當下就曲了。不唯在者裏當下曲了，即問時稍雜意見，已早曲了。所以，此事斷斷不在語言上。既不在語言上，豈又在優劣、是非、長短之上？阿上座因八月此殿告成，社中諸縉紳發懽喜心，設千佛懺，飯十方僧，要請陞座，只得應從，與大眾舉揚般若，敲骨洗髓。當日有一老宿參臨濟，入

門，老宿問云：『禮拜即是？不禮拜即是？』濟便喝，宿便禮拜。濟云：『賊。』宿云：『賊！賊！』即出去。濟云：『莫道無事好。』值臨濟門人在旁，濟問云：『適來有過？無過？』門人云：『有。』濟云：『賓家有？主家有？』門人云：『二俱有過。』濟云：『過在甚麼處？』門人即出去。濟云：『莫道無事好。』大慧禪師判云：『臨濟在暗中贏得一籌，卻在明中輸了一著。雖則有輸有贏、有明有暗，爭奈旁觀者醜。如何是旁觀者？』良久，云：『逢人不得錯舉。』大慧批判古人，如老吏斷獄，無端替人說輸贏，無事生事，亦許會得阿上座前兩喝；若是末後者一喝，尚未夢見在。老宿與臨濟門人雖則善應機宜，進退有節，亦只會得前兩喝；若是末後一喝，亦未夢見在。臨濟是箇白拈賊，縛雞縛兔，俱用全力，亦只會得前兩喝；若是末後一喝，亦未夢見在。且道阿上座末後一喝甚麼纔得夢見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阿上座今日失利。」師四十大誕，方大林居士昆仲設供，請師陞座，兼為其尊人八十一致祝普說。師云：「春氣猶寒，春雲如幕。流鶯囀戶，長為實相之談；粉蝶迎空，故作聞琴之舞。應時合節則不無，且道春秋不涉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春秋不涉是當人本具之壽量，虛空則以不拒諸相為壽量、四香水海則以深廣為壽量、須彌山王則以高峻為壽量、諸佛調御則以正覺為壽量、長者居士則以福德為壽量、衲僧則以識得巴鼻為壽量。且道阿上座今日還有壽量也無？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者拄杖子四十年橫撐豎拄，不合一回[跳-兆+孛]跳，善能攝諸壽量以為壽量、於虛空則攝他不拒諸相以為壽量、於四香水海則攝他深廣以為壽量、於須彌山王則攝他高峻以為壽量、於諸佛調御則攝他正覺以為壽量、於長者居士則攝他福德以為壽量、於衲僧巴鼻則橫拖直拽以為壽量，不唯善能攝諸壽量，還能令他普遍增長。不見道：『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群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怕處此菩提座。』諸兄弟！還識此座麼？此座又作麼生處？雲門大師說：『山喚作山、水喚作水、屋喚作屋、拄杖子喚作拄杖子，枉作箇佛法知見，直須如此透得，猶較些子。』若在者裏，動箇聖見，動箇凡情，早已離卻此座，令他普遍增長不得。若在者裏，稍有出入，稍有去來，早已離卻此座，令他普遍增長不得。纔涉唇吻，纔落文彩，早已離卻此座，令他普遍增長不得。直饒一棒一條痕，一掌一握血，亦早離卻此座，令他普遍增長不得。所以此事，有時如龍出海，似虎靠山，亦有時如風吹遊絲，隨風裊娜，不是其人一揖而過。釋迦老子在舍衛乞食畢，洗足敷坐已，全體具足，如是安住、如是降伏底消息，不須須菩提出來，然畢竟令須菩提作禮三拜，讚歎希有，者箇就是釋迦老子與須菩提增長壽量底所在。少林九年兀坐已，全體具足，內心無喘，覓心了不可得底消息，畢竟令二祖霜刀截臂，夜雪齊腰，者箇就是達磨大師與二祖

增長壽量底所在。盧行者作新州百姓，斫山雲於斧下，挑夜月於肩頭，早已五葉芬芳，二枝競秀，然畢竟令袈裟遮圍，悟了自渡，者箇就是五祖與盧行者增長壽量底所在。馬祖說：『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始向汝道。』雖則平地與龐居士增長壽量，龐居士好似一條錦尾，乍上禹門，千雷萬電，爇尾燒鱗，翻身跳過。嗣後天下老和尚得此機括，按令而行，攪長河為酥酪，變大地作黃金，一粒還丹，地無頑鐵，平白地推一尊古佛向汝面前，汝纔眨上眉毛，早已容光消瘦，全體是消落，便全體是增長。阿上座只恨口門窄，不能向汝盡說，縱是說得，亦成了捕風捉影，好沒交涉。當時五祖演和尚問一僧云：『釋迦、彌勒猶是他奴，他是阿誰？』其僧答云：『胡張三，黑李四。』五祖演首肯之。明日復理前問，問者僧，僧云：『昨日祇對和尚了。』五祖演云：『汝昨日作麼生說？』其僧云：『胡張三，黑李四。』五祖演云：『不是，不是。』其僧云：『為甚和尚昨日說是？』五祖演云：『昨日是，今日不是。』玄沙禪師亦因一僧問云：『盡大地是一顆明珠，某甲如何識得？』玄沙云：『盡大地是一顆明珠，用識作麼？』其僧休去。明日玄沙復問他云：『盡大地是一顆明珠，汝作麼生識得？』其僧說：『盡大地是一顆明珠，用識作麼？』玄沙云：『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。』五祖與玄沙二古德具得如此手眼，乃真堪與人增長壽量。者二僧若不曉得二古德底機用，不唯不能增長，土也消一塊不得。諸兄弟！難道師家與汝傾盤說盡麼？就是用許多泥水琢弄得成，亦是一箇土偶，點睛破壁底手在甚麼處？我海幢社中有方子大林，諸昆仲久信得此事，今日因他尊人方長者八十一初度，特來請阿上座為他舉揚宗乘，令方長者增長壽量。方長者年高八十，阿上座行年半之；方長者富有大業，阿上座貧無卓錐；方長者八子諸孫，阿上座孤笻莫寄。且道是阿上座增長方長者？還是方長者增長阿上座？若說今日是阿上座受生之辰，阿上座不受；若說今日不是阿上座受生之辰，諸兄弟不甘。要粘粘不合、要扯扯不開，不落名言，且道將甚麼與方長者增長壽量？諸兄弟！聽取一偈：有大長者富福德，八龍繞座尤赫赫，聰明智慧各乘時，鎮海明珠隨手得。珊瑚高映彩雲紅，瑪瑙光吞秋月白，長者八十始稱觴，諸郎請我為敷揚。無義諦中真實諦，不施筆墨成文章，不祝三多不作頌，大地靈苗皆可用。九轉還丹定可成，一條熱棒原無縫，今朝始信無生訣，勝如驂鶴朝天闕。長者福德我能攝，還令長者生懽悅，海門日出射扶桑，我與長者同光芒。彼此鬚眉皆映徹，春風滿地成笙簧，長者壽量不可記，長者壽量長如此。諸兄弟！且道是祝壽語？非祝壽語？逢人不得錯舉。」

小參

元旦，師云：「靈山會上，迦葉親聞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諸兄弟！今日還聞麼？少室峰前，神光得髓。」以拂子畫一畫，云：「諸兄弟！今日還得麼？若得若聞，大好新年頭佛法；其或未然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唯有今日最吉祥，便請全身領受，具足承當。若待他人搖唇鼓舌，自己向意根下卜度，縱撒珍珠、鋪錦繡，亦無消受處。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者箇知見好與破糞箕、禿苕帚，於舊年昨日拈向一邊，所謂此法非見聞覺知。若行見聞覺知，斯則見聞覺知非此法也。諸兄弟！眼不必主見，耳不必主聞，若要會此法，分明舉似君。何故？不見道：若無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」

解夏。師云：「迷是迷悟時底，悟是悟迷時底。衲僧分上迷悟且置，阿修羅將太虛空捏作餬餅，要問南閻浮提眾生向甚麼處下口？諸兄弟！還委悉麼？此事威音王前、然燈佛後不得有些子消息。若無些子消息，則攪長河為酥酪、變大地作黃金，無邊剎海自他不隔一毫端，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。者箇是當人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爾頓開之時，在聲色中坐臥，喚作騎聲蓋色漢。所以古人道：『即此見聞非見聞，無餘聲色可呈君。箇中若了全無事，體用何妨分不分？』」豎拄杖，云：「還見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還聞麼？者箇是見聞？那箇是非見聞？非見聞拄杖子有分，與諸兄弟無干；見聞諸兄弟有分，與拄杖子無干。諸兄弟！若是拄杖子，不妨擲地金聲，便請同入普賢境界，然後盡十方三世一切眾生如是心思、如是念慮、如是謦咳語笑、如是喜、如是怒、如是哀、如是樂、如是折旋俯仰、如是作、如是受、如是福報、如是業果、如是結業、如是懺摩，不須噴嚏一聲，三門前土地與金剛揩背，一擦骨出。雖然如是，且道是九十日內事？是九十日外事？若簡點得出，許爾受迦絺那衣，五事便利；其或未然，少林晏坐客，不是壁觀婆羅門。珍重！」

長至日，師云：「譬如眼光不自見眼，譬如虛空不自說空。諸兄弟！直饒牛頭沒、馬頭出，猶較金剛七步在。今日隨順世間赴箇時節，莫言不道。」下座。

臘月初八日，師云：「釋迦老子云：『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』諸兄弟！喚甚麼作智慧德相？又喚甚麼作妄想執著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者箇是智慧德相，討一點妄想執著，消息不可得。復豎拂子，云：者箇是妄想執著，討一點智慧德相消息不可得。還知麼？所以，古人道：『會則途中受用，不會則世諦流布。』又云：『得之者，妙用無虧；失之者，觸途成滯。』衲僧家一條鐵骨梁、一雙窮相手，志氣不沖天，反落他人後。若於此會得，以之發菩提心、以之修菩提行、以之莊嚴正見、以之坐消劫運，易熱惱為清涼、易喧呶為寂靜、易困厄為解脫、易

苦為樂、易短為長，有如是自在、有如是神力，然後不捨五濁而興佛事。如彼世間負大才力，不遇盤根錯節，無以發其利器。教中云：『若有諸菩薩，不厭生死苦，修於菩提道，則無有所壞。』李長者謂：『即生死苦為菩提道，則無能壞；若離生死苦發菩提心、修菩提道，則為涅槃染淨二障所壞、為是非二見斷常所壞。』」驀卓拄杖，云：「諸兄弟！壞與不壞即且置，且道釋迦老子眼光今日畢竟落在甚麼處？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菩薩等於佛，覺悟諸群生，正覺覺世間，諸佛之所乘，菩薩如是乘。」復卓一卓，下座。

五月朔，師云：「言而足，終日言而盡道。」喝一喝，復云：「言而不足，終日言而盡物。」復喝一喝。「諸兄弟！道與物即且置，且道者兩喝從甚麼處來？者兩喝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，生則全生、殺則全殺，賓主互換、君臣妙協，超三墮四禁之表、洞內紹外紹之秘，南泉大師異類中行、趙州和尚時時咬著，乃至吐舌耳聾之機、擎叉擊鐸之用，及天下老和尚格外爭雄、靴裏動趾，總在者兩喝三縱四橫、七穿八達去。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還有者一喝，不妨坐在冷地下出一身白汗，慚愧不少。今日五月朔，為諸兄弟一併說過。」

六月朔，師云：「教中云：『以異方便力，助顯實相義。』自結夏來，所經五月朔，如今又是六月朔，鎮日騰騰浩浩，不曾與諸兄弟顯得箇實相義，今日特為諸兄弟顯箇實相義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者箇是異方便，那箇是實相義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見義不為，何勇之有？」

四月八日，師擊案云：「諸兄弟！事無一向，釋迦老子指天指地，自讚不及，正是移簡就繁。雲門大師一棒打殺，亦只作死馬醫。所以從上古德止有救過之力，絕無傳持之功。要會此事，須把腰間者本千年曆日兩手放下。若只守人家舊香火，抱橋洗澡、把纜放船，有甚麼共語處？直饒一回撥轉，如盲龜遇木，腳跟頭亦不得寬闊，天高地厚，此身長大，動轉不得。知之一字，信成禍門。諸兄弟！朕兆未萌，顧鑑不及處，釋迦老子纔生便已死卻。者箇消息還知麼？海幢上座久為事忙，今日又不合錯說。」

五月朔，師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恁麼也不是。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不恁麼也不是。今朝五月朔，無是無不是，莊嚴建立吉祥門，分付天龍齊辦事，琉璃華屋好施張，端的艸菴非住止。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將此身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真佛子。」下座。

解制自恣。師云：「四月十六日未安居已前有箇好消息，祇是多了一箇安居；七月十六解夏已後亦有箇好消息，祇是多了一箇解夏。未安居已前、既解夏已後皆有好消息，且道九十日內與正當此時還有好消息麼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趙州古佛知是禍門，今日恁麼

報告，大似挖土覓虛空。若九十日內無好消息，今日不得受迦絺那衣；若正當此時無好消息，他後不得行五事便利。又須知事無一向，海幢上座隨順機宜、不壞解結之相，但向聚落街頭、人煙堆裏拖屎尿氣以為佛事，於其中間動著便打折驢腰；若是腳踏青山、手持雲物、靜斂眉峰、高挂禪床，到者裏大不著便。不見釋迦老子於一切處成等正覺、於刀山劍樹成等正覺、於鑊湯爐炭亦成等正覺、於天上人間亦成等正覺、於菩提樹下亦成等正覺？雲門大師亦曰：『從上來無針鋒許與你為緣為對。』者箇便是先聖開示悟入一大解脫門。如今器資薄劣，失此芳規。諸兄弟！知見不平沉、腳頭不寬闊。還知麼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直饒恁麼會得，亦有甚麼好消息？」

除日，師云：「三百六十日，若謂曾說著箇事，卻是諸兄弟辜負阿上座；三百六十日，若謂不曾說著箇事，卻是阿上座辜負諸兄弟。阿上座辜負諸兄弟，波心有明月，土裏滿虛空；諸兄弟辜負阿上座，六根不完具，帶累一生窮。」驀卓拄杖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真金點鈍鐵，跛鱉化飛龍，若在衲僧分上，未稱匠心之巧。須知臘月三十日事，手摸不著、腳踏不著，大須仔細，莫言不道。」下座。

四月八，師云：「直饒釋迦老子復生，亦踏者步不著，棒打虛空，手撈水月，一條棒，一隻手，礙塞多少？豈知金針不透，玉斧難通？話出深堂，聲咽傳書之客；船依淺水，氣短弄潮之人。村頭野老，自無少俠之情；陌上春花，徒作芳菲之態。手持明月難相照，腳踏清波祇自憐。風吹獨樹常疑雨，霧暗前川不見天。諸兄弟！且道是生前消息？生後消息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胭脂費盡牡丹成，徹骨清貧那可救？」

五月朔，師云：「有利無利，不離行市，今日朔旦，慇懃舉似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釋迦坐地，彌勒睡起，甜瓜一任連根甜，苦瓠只是苦無比，五色絲不堪續命，半隻箸猶能攪水。雖然如是，莫向江頭看競渡。何以故？瞞不過三藏大耳。」

臘八，師云：「釋迦老子底見處便是諸兄弟底見處，諸兄弟底見處便是釋迦老子底見處。且道眼孔未開、明星未出時，智慧德相又在甚麼處？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正是生死岸頭，不堪著腳。若認驢鞍橋當阿爺下頷，便去橫三豎四，直是救不得。還有緇素得麼？日日憶南泉，無人知此意。」

浴佛日，師云：「移南山，挂北斗，滄溟見底癡龍走。釋迦老子不下生，分付子湖莫畜狗。孟嘗門下客三千，要撒珍珠便一斗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雖然如是，不及淨名杜口。」

六月朔，師云：「諸兄弟！若論此事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，珠出水而愈明、金入爐而益耀。雖然如是，鼓聲未動，劍去久矣。你道有甚麼等待？有甚麼摸索？將心去合，饒極玄微，猶是夢中事。石

頭、馬祖是甚麼人？有甚麼共語處？要你崑崙山上斫盡崚[山*層]，不得氣急；四香水海直下潛藏，不得沒卻。忽有人問云：『你在者裏作麼？』於此下得一答，許你明得六月一日事。」

解制自恣。師云：「諸兄弟還會麼？四月十六日已前無有結相，七月十六日已後無有解相，一任解結隨時，須知大有針箚不入在。若向者裏覷得，事理之中說與無說同一虛閒，動靜二途如夢被駛，不堪著足，那說高低？縱欲移身，早粘皮殼，破唳鶴於霜天，絕哀猿於夜壑，求方寸之安而不能，假斯須之力其何託？直饒生死關頭、聖賢路上，渾其優劣、等其去來，大似拾兔角於風前、數龜毛於日下，何況塵勞僕僕，自深膠漆，填思慮於心頭、聚悲歡於眼底，彼自無瘡，傷之滋甚，到者裏總用不著。且道今日畢竟作麼生通箇解底消息？熱來搖扇，寒來向火，事來即行，困來即臥。雖然如是，切忌墮坑落塹。」

元日，師豎拂子，云：「若向者裏會得，我此國土民豐物阜、家富人饒，不特此國土如是，他國土亦如是，乃至十方無量國土亦如是。一切聖法財、一切功德聚，皆從今日生，無有不生者。」復豎拂子，云：「看，看！觀音菩薩放下手中鯉魚，原來是鎮州大蘿蔔。」

解制。師豎拂子，云：「還見麼？向者裏見得，虛空著線；還悟麼？向者裏悟得，雖新亦故。大眾！既知如是簡易俊快，昨晚燈燭輝煌時、梵磬交響時錯過多少？不惟於者裏錯過，且從四月十六日直至九十日中亦錯過多少？且道：正當今日還有承當者麼？分明一幅瀟湘境，莫認衡陽歸雁圖。」

元日，師卓拄杖云：「萬吉千祥，動地放光。」復卓云：「千祥萬吉，深深密密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呵呵！金鉤本曲，玉線原直，若是紺宮紫殿，一回現丈六金身，一任橫拈豎弄，直得紋鱗入水，排白浪以千尋；碧樹當春，吐紅葩於十丈。其或未然，元正啟祚，萬物咸新，海幢且與你人事相見。」

結夏。師拈拂子云：「東一西二，南三北四，四至分明，安居便是。文殊自文殊，文喜自文喜，從頭數一回，莫忘自家底。為甚麼？昨夜太上老君騎一頭青驢走向阿閦佛國，遇著一干不尷不尬的衲子，說道：『要向者裏伽藍前三月安居。』撞頭磕額，滾落雲端，原來是一張白紙。」

解夏。師云：「超聲越色，一任物我當前；控月捫星，萬派風雷落後。無心會得，離婁眼裏著釘；有時頓忘，卞和手中是玉。所以，古人道：『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』即今是十方賢聖自恣之時、世俗追先悼往之時，理在甚麼處？若向者裏施一棒喝以相發揮，如水上推車，了不能達。大眾還知麼？古殿苔生後，重巖月照時，寒猿啼古木，清切少人知。」

晚參。師以拂子擊案，云：「大眾還會麼？向者裏會得，許你是箇活捉生擒。」復擊案，云：「看，看！白狗變作銀麒麟，雪獅走入黃金窟。」

浴佛日，師云：「住不可思議變三昧，喚作釋迦老子，從睹史多天降生皇宮，出迦毘羅國說法度生，一週佛事，即於不可思議薰、不可思議變三昧，與釋迦老子洗冤滌屈，控飛輪於日下、約香象於雲衢，鐵做金剛、坭和土地，打破閻浮提，沒有者箇消息。諸兄弟！還信得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苦雨瀟瀟獨閉門，蒼苔溼徑流微月。」

四月大盡。師豎拂子云：「者裏是得道之徑門，者裏亦是失道之坑塹。是虎解吼，非龍不變。南泉變作普州人，且道著便不著便？」良久，以拂子擊案。

結夏。師云：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，性智平等。大眾！且道喚甚麼作圓覺？圓覺又作麼生安？說箇身心一如、物我一如，早是破了圓覺，求其安相了不可得。直饒喚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拄杖子是拄杖子，亦早破了圓覺，求其安相了不可得。何況破儀破律，日放日馳？所以三旬休息，業護春虫，一句尚存，未超驢橛。諸兄弟！若到海幢門下同飲粥窩，須發一片至誠心。若是守虛逐響，如同趨市，則又何益？心若至誠，則背塵合覺，於此大有徑門，不唯紹續古人芳規，即可以克勤自己行業。雖然如是，且道畢竟喚甚麼作圓覺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大蟲裹紙帽，好笑又驚人。」

四月小盡，師豎拂子云：「切忌道著，道著即頭角生。即今頭角已生了，還見麼？尋常欲與諸兄弟通箇消息，不避觸諱犯忌，且道通箇甚麼？可惜！可惜！」

五月十四，師云：「此事動亦如是，靜亦如是，粗亦如是，細亦如是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直饒如是，猶是重重煙霧海門寒，不是漁人棲泊處。且道如何是漁人棲泊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金沙撥轉夜船頭，秦人不識桃源水。」

五月小盡，師云：「此道一升一降、一抑一揚，如龍蟠滄海，虎嘯空山。當其奔騰，則風雲互至；當其淵伏，則語默交息。雪山老子亦不奈他何，唯有趙州古佛向驢胃 中過夏，沒有氣息，不知不覺又是六月初一。且道此人易得親近，還是難得親近？大眾不妨疑著。」

端午，師云：「菖蒲利劍斫不開，艾虎哮吼驚不起，江邊士女競駢闐，大家有眼見不見？大眾！且道見箇甚麼？蛟龍吐氣結蜃樓，切忌撞著他的露柱。」

五月小盡，師云：「不覺又是五月盡，此事茫茫無處向，山門石柱解懷胎，三更產箇蠻和尚。眼若流星，牙如利劍，何故如是奇特？」說道：「打鼓普請時，聞板聲，解歸食飯。大眾不妨疑著。」

六月十四，師云：「向上一著，千聖不傳。古人又道：『向上一著，千聖不然。』一句恨他舌頭太短，一句衲子氣宇如王。且道尋常日用痾屎送尿時、瞌睡撞著露柱時，為甚麼總沒者箇消息？若是伶俐衲僧，切忌向此時認取，不妨冷眼一看去。」
六月小盡，師云：「三聖逢人即出，出則不為人；興化逢人即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一人逗春色於鄧林，一人藏秋光於牖下，雖則婆心俱切，其奈醜態全彰。若是我海幢門下，從月朔至月盡、從春至夏，無有出之之名，亦無不出之號，且道與古人還有差異也無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還知麼？九夏依依盡，三秋得得來，龜毛纏不住，兔角繫難回。暑氣穿林密，樓光映水開，隨時成坐臥，莫向此中猜。」復豎拂子，云：「大有疑處。」
七月小盡，師以拂子一拂，云：「黃鶴來無信，青猿出有時，此中真消息，千古絕人知。大眾！且道是甚麼消息？若不作佛法會，夏末秋初何不向萬里無寸艸處去？若作佛法會，聽事不真，喚鐘作甕。」
九月十四，師云：「一年催一年，一月緊一月，此事正茫茫，一條乾屎橛。乾屎橛，為君說，三腳蝦蟆吞卻月。」
十一月十四，師云：「一片閒田地，往來人不識，方將欲識時，遍地生荊棘。大眾！閒田地且置，作麼生說箇識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棲鴻欲泊樹無枝，霜天落卻三更月。」
臘月半，師云：「止有十五日，便去了一年。十五日已前匆匆過去底歲月即且置，十五日已後遲遲未至底歲月亦且置，且道正當十五日還有真消息也無？若依前折旋俯仰、彈指謦欬，便與匆匆過去底歲月無別，沒十五日消息；若不依前折旋俯仰、彈指謦欬，便與遲遲未到底歲月無別，亦沒十五日消息。且道正當十五日作麼生露布箇消息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還見麼？國清才子貴，家富小兒驕，熨斗煎茶銚不同，唐僧不是西天客。」
除夕，師云：「此事絕無消息，不與歲節俱除。如處于春時，九夏中沒有者箇消息；處於秋時，三冬中沒有者箇消息。所以，一歲中大小職事雖閒忙攸分，而此消息淵嘿無聲，大家於者裏無端忽起凡情聖解、忽然精進懈墮，乃至喜怒哀樂來往交攻、生住異滅、詐偽相雜，總於者箇消息不曾動著。阿上座慣會順水推船，歲中亦止與大小職事於喜怒哀樂、動靜閒忙中運廣大心，同作佛事。我雖不貴，知者自稀。昔日，趙州祖師眼光爍破四天下，無端錯下名言，說道：『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，建立亦在我、掃蕩亦在我。』露此消息，若可傳示。我海幢則不然。」驀舉拂子，云：「大眾！且道者箇是甚麼時節？且燒爆竹催更去，好聽疏鐘待歲來。」
二月十四，師云：「即此見聞非見聞，無餘聲色可呈君。」以拂子擊案，云：「者箇豈不是聲？」以拂子一拂，云：「者箇豈不是

色？若作聲色會，便全體墮在聲色中；若不作聲色會，亦全體墮在聲色中。既全體墮在聲色中，作麼生說箇無餘底道理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張公食酒李公顛，仰臥南山看北斗。」

五月十四，師拈拂子云：「也有人向豎起拂子處卜度，也有人向未豎起拂子處卜度。向豎起卜度有一分親切，向未豎起卜度亦有一分親切。既總有一分親切，為甚麼當人不肯受用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不是同床睡，焉知被底穿？」

七月小盡，師云：「平生蕭索意，最是怯秋來，一夏已云盡，誰將眼目開？開底道理即且置，且道甚麼處是眼目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大眾！尋常痾屎食飯，切不可特地去也。」

師因度嶺云：「未有常行而不住，未有常住而不行。古人又道：『諸佛行處我不行，諸佛住處我不住。』既是衲僧家，為甚麼不向諸佛行住處行住？既不向諸佛行處行，不向諸佛住處住，又向甚麼處行住？大眾還知麼？萬里江山圍不密，一條榔栗跨荊蠻。」

丙辰元旦，師云：「九鳳齊飛刷羽毛，祥光疊疊彩雲高，不知春色憑誰見？門外千層映碧濤。今日又是新年第一箇祝願，願天下太平，士民樂業，轉法輪於寶地，耀佛日於金繩。更有一箇祝願，又願箇什麼？」呵呵大笑，云：「和風滿戶，瑞艸盈門，山靜小年，身心適泰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分明有腳陽春好，只在英靈猛利中。」

海幢阿字無禪語錄卷上(終)

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卷下

同門弟樂說今辯重編

小參

四月大盡，師云：「進一步則逼塞虛空，退一步則傾湫倒嶽，不進不退，鷂子過新羅，信非籠中鳥。具得者箇氣宇，則天得一而清，地得一而寧，衲僧得一而不虛度時光。只今流氛孔亟，殺氣憑陵，三閭可弔，競渡無聲，天地之氣早已涸淆，且道衲僧時光又如何度得？昔日趙州到一菴主，問云：『有麼？有麼？』主豎起拳，州云：『能縱能奪，能殺能活。』又到一菴主，問云：『有麼？有麼？』主亦豎起拳，州云：『水淺不是魚泊處。』趙州一樣問，菴主一樣答，為甚麼有與有不與？於此識得，方度得時光。趙州亦云：『諸人卻被時辰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時。』大眾！既在此休夏，當時時提起，使時光即是自己，自己即是時光。若離了二菴主覓趙州，不識趙州；若離了趙州覓二菴主，亦不識菴主。且道如何識得？」豎起拂子云：「縱奪殺活，水淺魚泊。」

六月望，師云：「海幢有箇死貓兒頭，遇賤則貴、遇貴則賤，有時拋在糞掃堆裡，顧睬他不及；有時放在曲彔床上，頓爾光輝。尋常二六時中應事接物，一道平沈，總無如何若何，佛眼也覷他不得。常怪劉鐵磨去見溈山，山云：『老牸牛！汝來了也。』劉云：『明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』溈放身便臥，劉便出去。鐵磨固是掘地覓天，溈山亦未免隨人腳跟轉，俱親近者死貓兒頭不得。雖然，任爾稱奇說特，且道死了、燒了者死貓兒頭安頓在甚麼處？所謂入水方見長人，眼睛在眉毛之下，各須看取。」

七月望，師云：「此事未結夏以前，將謂結夏後有多少道理？既結夏以後，將謂解夏時有多少道理？及至解夏，將謂秋末冬初有多少道理？乃至未曾彈指謦欬，將謂彈指謦欬時有多少道理？殊不知攪長河為酥酪，變大地作黃金，無聲無朕，一身明月，片舌風雷，無始以來至於盡未來際，會得不會得？日日如是，時時如是，此是過量事，須是過量人，不是過量人，難信過量事。有一種器資卑弱，鎮日與東西兩廊露柱相對，鎮日與東西兩廊露柱相違背，因而疑佛、疑法，疑自己、疑他人，疑垢、疑淨，起礙塞心，成下劣慢。不見道：『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』船子和尚終日持綸搦竿，說道：『此處無魚，別下其鉤。』為甚如此波波挈挈？須知此大事，瑣碎說與你不得。」

八月望，師云：「衲子日用原有大光明藏，住甚深不動地，止要你是箇般人始得。古人云：『大智人面前有三尺暗。』者箇大智是你的光明藏、是你的不動地，爭奈有三尺暗。所謂俱生煩惱，根本無明。《圓覺》云：『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』此雖教乘有宗門消息，居一切時豈不是光明不動？你若一起妄念，便是三尺暗。於諸妄心不求息滅，若全體安住，豈不是光明不動？你若纔欲息滅，便是三尺暗。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咄！向者裡騎虎頭、踞虎尾、渾金璞玉，豈不是你光明不動？若纔加了知，當體變卻，便是三尺暗。于無了知不辨真實，孟八郎慣作者般去就，豈不是你光明不動？若纔加辨別，當體變卻，便是三尺暗。所以，要居不動地上便有氣象，稍一動了即令諸魔得其便，諸魔得其便自淪溺你。何以故？若起生見、死見，便是諸魔得其便；作有漏因、成有漏業，便是諸魔得其便；長煩惱山、入憎愛海，便是諸魔得其便；乃至一種超拔之士做到冰輪光滿、湛海波澄，亦是諸魔得其便。臨濟大師云：『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、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、有時一喝如深竿影艸、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』前三喝若無，後一喝便是諸魔得便；後一喝若無，前三喝亦是諸魔得便；縱使全體做盡，者四喝亦是諸魔得便。衲子從粗入細、攝事歸理，不得大總持直捷頭腦，以此修福而福不成、以此求慧而慧不就，二三十年忽生退墮，其為魔得其便者在在皆是。大眾！當下在大光明藏裏、在甚深不動地裏，不用東指西攀。且道：只今是生耶？死耶？優耶？劣耶？稍眼孔定動，便當下魔得其便矣。大眾！且道如何？」舉拂子，云：「將此身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答佛祖。」

臘盡，師云：「終是始之母，始是終之子，識得輪轉機，方會始終理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！此是終的消息，今年三百六十日，一切人俱承他恩力撐撐拄拄，就是現前大小職事亦承他恩力撐撐拄拄，直得龍天送供，海眾安和，薪欲盡而火傳，到今晚纔露箇終底消息。」又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！此是始底消息，明年三百六十日，一切人俱承他恩力撐撐拄拄，就是現前大小職事亦承他恩力撐撐拄拄，又得龍天送供，海眾安和，火未明而煙起，到今晚已露箇始底消息。且道始終不落，輪轉不到，還識得海幢長處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」

五月大盡，師云：「以虛無而印真實，則愈虛無；以真實而印虛無，則愈真實。趙州云：『我為法王，可以建立，可以掃蕩。』當其建立時，無一事一念而非虛無，卻無一事一念而非真實；當其掃蕩時，無一事一念而非真實，卻無一事一念而非虛無。所以道：『亦無人，亦無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』須知此

事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既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為甚麼又道麻三斤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踏破崑崙原是鐵，艸鞋終不借人看。」

七月望，師云：「奪寒光於火燄之中，掩冰魄于洪波之際，任是技似猿公、智如鵞子，到結角羅紋處，智技無所施。華嚴老洞云：『佛法在日用處、行住坐臥處、迎賓送客處、屙屎撒尿處，纔舉心動念便不是了也。』恁麼會去，猶落在智技上，直饒嚴陽道：『一物不將來，猶較些子。』」良久，云：「無事歸堂好。」

七月大盡。師云：「有一人向象王鼻孔上細析鄰虛塵，直與泰岱相為高廣，此人點即不到；有一人向文鱗龍王髻中乾卻千尋碧海，使陸地平沉，此人到即不點。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；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。亦是市亂無牙，貴買賤賣，惟有溈山老子云：『老牸牛！汝來了也。』煞有滋味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！還見麼？棘猴離地翻筋斗，木馬銜韁弄碧蹄，大好境界，不妨參取。」

臘盡，師云：「雪中獅子火中蟲，冷暖由來事不同，若問兩般同異意，一齊索笑付春風。今年三百六十日，有一則公案不曾與大眾說出，莫道三百六十日之長不曾說出，便使釋迦老子更說四十九年亦說不出，乃至西天二十八箇老古錐、東土五箇脫空謾語漢亦說不出，嗣後則設雲門餅、點趙州茶、禾山打鼓、雪峰輥毬、洞山三墮、臨濟四料揀俱說不出。既是盡卻先聖先賢心思伎倆俱說不出，便欲將此三百六十日住持之苦與大眾說出，大眾又不在苦中；欲將法喜禪悅之樂與大眾說出，大眾又不在樂裏；乃至處魔佛之關頭、顛倒經權要與大眾說出，又恐大眾于魔佛之境大似矮子觀場。既總不可說，將甚麼作新年佛法？將甚麼作舊年佛法？既無新舊，不若還他家國興盛、野老安恬，以接將來無邊之禎祥、以繩已往積多之吉慶，用為資糧、用作道種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還見麼？缽底癡龍吞曉魄，肝腸明白到新年。」

師誕日，云：「寸有所長，尺有所短，有生有死，為物所轉，超生越死，魑魅魍魎，釋迦糊塗，彌勒鹵莽，惟有東海文鱗龍王受用四大海水，不增不減，於其中間建立八萬四千由旬水晶宮殿，長髭撐撐拄拄，與水力了不相到。且道是甚麼境界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希夷作夢華山下，老子騎牛未出關。」

臘八，師云：「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福德智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若止慇懃讚歎，且覺口門太窄；若欲鋪張揚溢，又不能踵事增華。有一波斯三箇耳，說道麒麟生象子，殷勤遍告大唐人，箇箇聞之笑不止。跛鱉忽然遇盲龜，跳上龍門變雙鯉，扶桑東畔耀日輪，萬點黃金尺有咫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舉頭看見大星光，未必當年有如此。擲拂子。」

二月盡，師云：「迎春不覺送春歸，花落江皋鳥亂啼，慚愧道人忙不徹，禪心如絮亂沾泥。趙州婆子驀直去，南泉老人算東西。既是南泉老人算東西，且道作麼生相救？莫是隨分納些些麼？撲破三平手中鏡，清光不更數青藜。」
三月盡，師云：「潘閬倒騎驢，睦州翻[車*度]轢，識者縛龜毛，不識捉兔角。昨夜夢出坡，牽木上經閣。」豎拂子云：「大眾！且道是夢非夢？文殊已罷參，善財猶未學。」
七月望，師云：「趙州祖師云：『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』拄杖子要東不得東、要西不得西，有甚麼自在？寒時寒煞闍黎、熱時熱煞闍黎，有甚麼自在？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不可謂之法；有時教伊揚眉瞬目、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，不可謂之法；佛法在日用處、在行住坐臥處，纔舉心動念又不是了，不可謂之法。既總非法，又不得自在，把甚麼作解夏坐歲之功？海天雲樹插天門，鳥語鶯聲日夜繁，借問其中端底意，鯰魚尾上跳猢猻。」
九月望，師云：「將欲金沙太揀，殊慚覺照之功，就使鈲玉同登，猶乖匠心之妙。投白日之露柱，冒午夜之膠盤，不惟撞頭磕額，且令滯殼迷封。去此二途，當清秋常暇，不妨出力者出力；其或未然，休向夢中踏翻鞦韆影。」
元旦，師云：「琉璃月照敝江濱，廿載春朝又好春，五色鳳凰棲寶樹，三千獅子吼雷門。拄杖子依前[跳-兆+孛]跳，竹篦子把斷要津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仁者見之謂之仁。雲門餅不用添水和麵，趙州茶更須汎雪燒薪，文殊撞著普賢士，歡喜相逢亦賀新。何以故？有條攀條，無條攀例。」

茶話

除夕請茶話。師云：「諸兄弟！臘月三十又到，一年中箇事作麼生商量？世尊拈花、達磨面壁、狗子無佛性、麻三斤、乾屎橛，還曾透得麼？今夜到處燈燭輝煌，盤食缽飲，獨此處門如死灰，年亦如是、月亦如是，兄弟們聚頭在遮裏，只說道：『要修行，不在四事。』者話大似持缽不得，詐道不饑。豈有愛貧？但聽之緣耳。秖如箇事是你腳根下具足，不須聽緣，豈宜等待？不見五祖演禪師在白雲答靈源和尚云：『一年諸莊顆粒不收，不以為憂，可憂者一堂數百衲子無一箇透狗子無佛性話，恐佛法將滅耳。』故知雖無四事，未是我們可憂處。諸兄弟！我尋常入室并不曾教你參話頭，秖教在事物上從朝至暮許多相續，就中看出箇不相續底，便是你本來面目。若看得出，世尊拈花也瞞你不得、達磨面壁也瞞你不得、狗

子無佛性、麻三斤、乾屎橛都瞞你不得，一一都是你註腳，故不必參話頭。若必要參，恰似抱橋柱洗澡，胸次中平白地又生起一座須彌。你但體認中莫用意卜度者箇是、那箇不是，如失物人一般，止存箇得回之心，久久在事物上忽然得心意識斷絕，便是好消息。若卜度得來，縱好亦無用處。諸兄弟！古人說箇悟字已是多底，沒奈何為未悟者說，何況你還在裏許計較如何若何。大慧禪師云：『如今聰明伶利人不得悟，病在何處？卻為心意識先行，被心意識障卻自己光明，塞卻路頭，進步不得。』諸兄弟！者卜度底就是心意識，那不相續底總成相續去也。故此話頭參也有病，不參也有病。為師家者要與學人解拈去縛，須具大方便；為學人者要了者一件事，把無始時來習氣虛偽不實底心拋得乾乾淨淨，者回纔好聽話，不私做主宰；為師家者若無大方便，縱有醍醐上味亦成毒藥；為學人者虛偽心不淨盡，縱得醍醐上味亦成毒藥。教中有兩句說道：『非生因之所生，乃了因之所了。』如今一棒一喝下驀地打翻，當下絕卻知見，者一棒喝便是你底了因；若眼孔定動，者一棒喝反是你底生因。當時臨濟大師問黃檗：『如何是佛法底底大意？』被黃檗劈頭便打，三度問三度打，他不能了，生起知見，問大愚云：『未知有過無過？』大愚是箇心直口快，云：『黃檗老婆為你困徹了也。』他纔聞者一句，便驀地了卻種種知見，漏出真消息，云：『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』可知黃檗、大愚是箇大方便。若他當時偷心不曾剿絕，聞大愚恁麼說，又將黃檗三度棒作平寔商量、作無事商量、作現成商量、作擊石火閃電光商量、作見聞覺知商量，成得箇什麼？他祇輕輕說箇『無多子』三字，者裏真是聞熏般惹，非大伶利安能了得？又五洩參石頭，云：『一言相契即住，不契即去。』頭默坐，他便去。諸兄弟！五洩好似箇打家劫舍，一氣力跳進來，秖想得許多，到暗著一箭，止不曾斷氣。頭喚云：『五洩！』洩回頭。頭云：『從生至死祇是者箇，回頭轉腦做甚麼？』好主人！更與一刀弄箇乾淨。尋常商量只道五洩在者兩句下了，好沒交涉。又如洞山參雲門，問云：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查度。』曰：『夏在甚處？』曰：『湖南報慈。』曰：『幾時離彼？』曰：『八月二十五。』門云：『放你三頓棒。』雲門大師雖將本色行貨與人，其自處卻是箇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。如今衲僧家虛偽心不淨盡，聞雲門恁麼說，不難踢倒禪床，或繞三匝、或拂袖便行，或答云：『和尚好棒，祇是沒受主。』或云：『須是和尚始得。』或云：『某甲亦放和尚三頓。』者等臭氣放千萬百箇有甚麼限？洞山當時卻老實，一時理會不得，自言：『我實從查渡來，有甚麼放我三頓棒？』明日去請問云：『昨蒙和尚放某甲三頓棒，過在甚麼處？』門云：『飯袋子。江西、湖南便恁麼去。』他始大悟。你道

者裏有什麼道理？有甚麼會處？稍動一下，便千里萬里。所以平日常說一部《五燈會元》，古今老和尚說話可尊重者，為他將你腳跟下立底盡數與你鏟卻，教你自生自死。如黃龍南和尚常問學者：『我手何似佛手？我腳何似驢腳？如何是你生緣？』天下叫做三關語。他有箇法嗣香城顒和尚頌云：『黃龍三關語，今日為君舉；為君舉貓兒，偏解捉老鼠。』香城恁麼會，儘不謬為黃龍弟子。有箇廣鑒英看見云：『好則好，恐學者當無事會去。』可謂眼光爍破個中一毛頭藥病，古人卻替你翻盡；你若不會，自是你根性魯鈍，與他無干。諸兄弟！無事甲易得躲根，最是學者大病。洞山雖會雲門者句，當時并沒說話，知他又如何會？他又云：『我向後沒人煙處住箇艸菴，不蓄一粒米、不種一莖菜，接待十方往來，盡數與他抽卻釘、拔卻楔，拈卻炙脂帽子、脫卻鶻臭布衫，教他灑灑地做箇衲僧，豈不俊哉？』使他當時有箇會處，如何說得者話？若謂他總沒會處，亦如何說得者話？信得者些子及，真真是難。若不得大方便師家、不得大老實學人，安得尚有商量處？如今三乘十二分豈不說盡？只是無悟底消息。就如《華嚴》一經是箇通宗之典，〈十地品〉中所講總、別、同、異、成、壞六相，一字中六義互為主伴，如人一身具足各相，頭身手足、眼耳鼻舌同是一身一四大，是總相；其用各別，是別相；其用雖別，又同是一空無性，是同相；雖是同一空無性，頭身手足、眼耳鼻舌寔殊其用，是異相；頭身手足、眼耳鼻舌共成一身，是成相；者六件俱是隨無作緣、無有自性、無體無相、無生無滅、無成無壞，以總無故，是壞相。六義中又具十玄門義：一、同時具足相應門，二、廣狹自在無礙門，三、一多相容不同門，四、諸法相即自在門，五、隱顯秘密俱成門，六、微細相容安立門，七、因陀羅網境界門，八、托事表法生解門，九、十世圓融異成門，十、主伴圓明具德門。此十門，事法界、理法界、事理法界、事無礙法界、理無礙法界、事理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，如天帝網重重攝入，纖悉融透，極玄極妙，只是還不許墮著者一著子。如今忽有箇出來問：『如何是者一著子？』教兄弟答句，應時合節，以為送舊迎新，又如何答他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今夜大盡是三十，一年夢事又去訖，借婆帔子拜婆年，靴裏動指無出入。為甚無出入？不見道：『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』」

除夕請茶話。師云：「諸兄弟！流光迅速，一歲之中何所不有？生者自生，死者自死。出家人見得生死事大，從生死上發心，始能拚卻身心，捍勞忍苦；若不從生死上發心，決在者裏立腳不得。且作麼生喚做生死事大？如今人都是伶俐底，教他讀書，則九經、十七史都讀得精透；教他學諸伎術，則百工、伎藝亦都學得精透。就如

出家人要去閒靜、去偷安身心，百般思惟、百般計較，不須人教都自曉了，祇是教他識得生死去來處，便似前日來底暹羅國人聽廣東談，不知說箇甚麼，真箇是難。諸兄弟！者一件事不在深遠，祇要你辦得肯心。若辦得肯心，取條燈心艸擔了須彌山，走到非非想天，有甚麼難？當時二祖神光大師據講席有年，感得釋梵獻花，後來聞達磨大師在少林寺，便去參謁，乃至雪沒其腰。諸兄弟！者箇是二祖頭一箇肯心底去處，立了三七日，達磨大師罵他輕慢，他便潛取利刀截下左臂，置達磨前。諸兄弟！者箇又是二祖頭一箇肯心底去處，如今人只疑者件事有甚麼傳授，殊不知不然。你若肯得一分，便悟得一分；肯到十二分，便悟到十二分。二祖大師有了者兩肯，更不須等到與達磨眉毛厮結時，便如韓信破釜沉舟，已有全勝底消息。你看他曰：『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』達磨曰：『諸佛法印，不從人得。』達磨雖是平買平賣，然已知者箇漢子不是忉怛得底了。所以二祖是箇肯了底人，就知轉變，更不向外求曰：『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』若是箇偷心重底，聞前一句，早已落了坑坎，還問得出者句來麼？達磨大師亦更不向佢說奇特話，亦不行棒，亦不施喝，祇答曰：『將心來，與你安。』完完全全成就他一箇千肯萬肯底心，他便說：『覓心了不可得。』曰：『我與汝安心竟。』佢便諦信無餘，深得骨髓。諸兄弟！肯字是當人解脫之場，是當人休歇之地，祇是於中容一毫知見不得。舉起便會是知見，平常會是知見，奇特會是知見，玄妙會是知見。所以道：醍醐毒藥，一道而行。你若定動一下，便全副是建立不肯，黑風吹船，墮羅剎鬼國去了。又盤山寶積禪師一日立在市上，見買肉人對屠戶說云：『精底切一塊來。』屠放刀又手曰：『長官！那一塊不是精底？』佢便大悟。諸兄弟！你道在甚麼處悟？莫是在那一塊不是精底上悟麼？好沒交涉。偷心重底專去替人七穿八鑿，說道：『者那一塊不是精底，道理何等現成？青青翠竹，盡是真如；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』如此見解，十隻拈起有五雙。你要知盤山麼？佢在未聞者一句前，心上已肯了又肯，肯心堅固，到此不覺屐折，所謂時節既至，其理自彰耳。不能奉父，不能獻君，此之謂也。今無往年在各處行腳，長連單上聽人說禪，就似舖上蒸鬆糕底，有箇印印定。第一要在拈椎豎拂處會，會了要放下，喚做踏到化城，踢翻寶所。者回便一任到處亂撞，喚作悟了同未悟。替人說法，便說出一段頭巾說話，真亦說佢不得，假亦說佢不得，好亦說佢不得，醜亦說佢不得，到尾引兩句，似詩非詩，湊花湊錦，蓋住以為出脫。若聞見人說平實語，便又叫做落艸盤桓，不是機鋒相見，引得一干禪和子，一個個似吃了蒙汗藥一般，纔惹著他，便東喝西喝、動手動腳，總不知是甚麼指謂，真令人慨歎。諸兄弟！你要知宗師門下馳鋒走

電，棒喝交加底意麼？不過讚成人一箇肯心而已，豈是釘裝搖艣？佢善說底人，道火幾時燒口？《楞嚴》有箇波斯匿王，認斷滅為涅槃，世尊在佢變滅中，替佢指出箇不變滅性，教佢自肯自證。佛言：『大王！今復問汝，汝今肉身，為同金剛，常住不朽？為復變滅？』王曰：『我今此身，終從變滅。』佛言：『汝未曾滅，云何知滅？』曰：『我此無常之身，雖未曾滅，我觀現前，念念不停、新新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漸漸銷殞，殞亡不息，決知此身，當從滅盡。』又曰：『我昔孺孩，膚腠潤澤，年既長成，血氣充滿，如今頹齡，逼於衰暮，顏色枯悴，精神昏昧，髮白面皺，殆將不久。』又曰：『變化密移，我誠不覺，寒暑遷流，漸至於此。』又曰：『其間流易，且限十年，若復令我微細思惟，其變寧為一紀二紀？豈為年變，兼又月化？何直月化，且又日遷？沉思諦觀，剎那剎那，念念之間，不得停住，故知此身，終從變滅。』諸兄弟！波斯匿王信得變滅，如此確當，如此明白。適來道在生死上發心，正要學他如此信得死，及信到如此，則念念灰冷，無有餘想，便是全身裏許所少者，只不曾如盤山聽見那一塊不是精底，此一時肯心而已。故佛又指他：『汝見變化遷改不停，悟知汝滅，亦想滅時遷改，知汝身中有不滅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佛曰：『吾今示汝不生滅性。大王！汝年幾歲，見恒河水？』答曰：『我生三歲，慈母攜我謁耆婆天，經過此流，爾時即知是恒河水。』佛言：『如汝所說，二十之年衰於十歲，乃至如今六十有二，日月歲時念念變遷，則汝三歲觀此河時，至年十三其水云何？』答曰：『與三歲時宛然無異，乃至如今六十有二亦無有異。』」驀豎拄杖云：「者箇無異底，波斯匿王信得及，現前大眾亦信得及，拄杖子亦信得及，為甚麼不肯？大須著精彩始得。佛又言：『汝今自傷髮白面皺，汝面必定皺于童年，則汝今時觀此恒河，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髦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世尊！』佛言：『汝面雖皺，而此見精性未曾皺。』」復豎拄杖云：「黃面老子沒意味，者裏切不許認著。又曰：『皺者為變，不皺非變，變者受滅，彼不變者原無生滅，云何於中受汝生死？』」復豎拄杖云：「者裏切不許認著。你若認著，則全肯全不肯，全是全不是。《涅槃》有云：『非色法者，是心心數法，名為無常。何以故？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。』者裏大有淆訛，好多分疏不下。古人云：『記得當初畫模，則幾翻紅又幾翻黑。』亦是者些子分疏不下。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亦是者些子分疏不下。坐破七箇蒲團，參了七十二員善知識，亦是者些子分疏不下。諸兄弟！還有分疏得下者麼？」良久云：「如無，待你辦得肯心，明年與你了此葛藤。」

頌古
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起一枝花，以青蓮目普視大眾百萬賢聖，惟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乃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解脫法門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

眼底無沙看愈真，恐君不是箇中人，效顰微笑知多少，身在東吳意在秦。

傅大士一日被衲、頂冠、靸履，朝見梁武帝。帝問：「是僧耶？」士以手指冠。帝云：「是道耶？」士以手指靸履。帝云：「是俗耶？」士以手指衲衣。

雙林大士愛風流，敗盡家私不轉頭，恃有錦鑭雞足在，當來成佛定無憂。

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

雲鬢蛾眉意已慵，移身幾度出花叢，有時閒立碧桃下，也是無心點額紅。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反手撥開榾柮火，凝眸吹散鑊頭煙，雲中白鶴嚶嚶叫，癩狗何曾願上天。

迦葉因阿難問：「世尊傳金襴外，別傳何物？」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葉曰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

靈山笑後何為驗？倒卻門前舊剎竿，從此虛聲遍寥廓，一枝蘆荻大江寒。

殃屈摩羅因持缽入城，至一長者家，值其婦產難，長者云：「瞿曇弟子，汝為至聖，當有何法，能免產難？」殃屈曰：「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問佛卻來相報。」遽返白佛，佛告曰：「汝速去說：『我自從聖賢法來，未曾殺生。』」殃屈往告，其婦聞之，當時分娩，母子平安。

千年故紙亦尋常，鬼魅之家偏著忙，持向隴頭燒卻也，為君傳語到閻王。

六祖隱於懷集四會之間，屆南海，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。夜風颺剎幡，聞二僧論，一云幡動，一云風動。祖曰：「可容流俗輒預高論否？直以風幡非動，動自心耳。」宗聞語，悚然異之。

掩映湖山第一機，尋常不使水雲知，多君意氣勞相委，不及披襟潦倒時。

國師一日喚侍者，者應諾。如是三召，皆應諾。師曰：「將謂吾孤負汝，卻是汝孤負吾。」

倒騎獅子仰騎牛，撞著瞎驢喚不休。喚不休，難把金櫻當石榴。

清原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廬陵米作麼價？」

一幅襟長，兩幅襟短，遮蓋不來，見腹露腕。

國師問紫璘供奉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城南來。」師曰：「城南草作何色？」曰：「作黃色。」師乃問童子：「城南草作何色？」童子曰：「作黃色。」師曰：「祇者童亦可簾前賜紫，對御談玄。」

魯祖當年有一機，如今珍重國師知，獨憐喚醒惺惺漢，錯把名言判舊時。

讓和尚因僧問：「如鏡鑄像，像成後，鏡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如大德為童子時，相貌何在？」曰：「只如像成後，為什麼不鑒照？」曰：「雖不鑒照，謾他一點不得」。

家臨西塞從軍苦，移向柴桑傍酒民，半截寶刀無用處，時攜山上斫枯薪。

清原因石頭問：「和尚出嶺多少時？」師曰：「我卻不知汝早晚離曹谿。」曰：「希遷不從曹谿來。」師曰：「我亦知汝去處也。」曰：「和尚幸是大人，莫造次。」

到處行藏到處聞，腳跟泥水衲頭雲，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識君。

清原問石頭：「汝什麼處來？」曰：「曹谿。」師乃舉拂子曰：「曹谿還有者箇麼？」曰：「非但曹谿，西天亦無。」師曰：「子莫曾到西天麼？」曰：「若到則有也。」師曰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曰：「和尚也須道取一半，莫全靠學人。」師曰：「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無人承當。」

太平人唱太平歌，車笠相逢話不訛，記得昔年出塞日，亦曾鞭馬過滹沱。

馬祖因僧問：「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直指西來意。」祖曰：「我今日勞倦，不能為你說得，問取智藏去。」僧去問藏，藏云：「何不問和尚？」僧云：「和尚教來問。」藏云：「我今日頭疼，不能為汝說得，問取海兄。」僧去問海，海云：「我到者裏卻不會。」僧回舉似馬祖，祖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

者箇阿師煞認真，十分奔走未曾嗔，蚤知總不向吾說，何不當初莫問人。

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，經二十餘年，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供給侍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，云：「正當與麼時如何？」菴主曰：「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煖氣。」女歸，舉似婆，婆曰：「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。」遂趁出，放火燒卻菴。

一隻鴛鴦對畫眉，兩邊刷羽兩邊飛，路旁多少癡樵牧，望到煙寒尚未歸。

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，師遇之，白眾曰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即斬卻也。」眾無對，師便斬之。趙州自外至，師舉前語示之，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。師曰：「汝適來若在，即救得貓兒也。」

少年鐵印霜臺使，著出君王舊賜袍，極力不能宣帝德，下官奔走已成勞。

南泉有一僧到菴，師向其僧道：「某甲上山待齋時，作飯自喫了，送一分來山上。」少時，僧自喫，卻打破家事，就床臥。師待不來，遂歸。見僧臥，師亦去臥，僧便起去。師曰：「我前住菴時，有箇伶俐道者，直至如今不見。」

一籮玉屑一籮沙，雜遝江頭印晚霞，無眼乞兒偏踏著，笑憑兩樹海棠花。

黃蘗云：「汝等盡是噇酒糟漢，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」時有僧問：「諸方聚眾，為甚麼卻道無禪師？」師曰：「不道無禪，祇是無師。」

我本御前檢點使，陳橋捉住著黃袍，亦知奄有四天下，畢竟武陵人是高。

長沙因張拙秀才看《千佛名經》，問師曰：「百千諸佛，但見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？還化物也無？」師曰：「黃鶴樓崔顥題後，秀才還曾題也未？」曰：「未曾。」師曰：「得閒題取一篇。」

磁石無情偏轉鐵，轟雷何意獨抽蕉，閒提驢腳休沾水，縱有愁心也合消。

子湖因僧問：「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？」師曰：「達。」僧曰：「真正理作麼生達？」師曰：「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，契書是什麼人作？」其僧無語。

金谷樓頭博綠珠，[王*員]瑞一顆藉氍毹，一拋六骰紅方轉，拍案呼來不是盧。

陸大夫問南泉曰：「肇法師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同根，萬物一體。」泉指庭前牡丹曰：「大夫！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

瞇麻老眼走京津，握手河橋話故人，訴盡肝腸揮涕盡，聞聲方覺未全真。

陸大夫問南泉：「師姓甚麼？」泉曰：「姓王。」公曰：「還有眷屬麼？」曰：「四臣不昧。」公曰：「王居何位？」曰：「玉殿苔生。」公曰：「玉殿苔生時如何？」曰：「不居正位」。

曾上天山獨望時，塞雲漠漠淚離離，如今老大傷肌骨，憶得南泉王老師。

道吾因石霜問：「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，向他道甚麼？」師喚沙彌，彌應諾。師曰：「添淨瓶水著。」師良久，卻問霜：「適來問甚麼？」霜擬再舉，師便歸方丈，霜於此有省。

黑雨沉沉暗御溝，初來乘醉便登樓，金鐘再叩雞人起，方覺如今是并州。

雲巖因藥山問：「聞汝解弄師子，是否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弄得幾出？」師曰：「弄得六出。」曰：「我亦弄得。」師曰：「和尚弄得幾出？」曰：「我弄得一出。」師曰：「一即六，六即一。」後到溈山，溈問：「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，是否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長弄？有置時？」師曰：「要弄即弄，要置即置。」曰：「置時，師子在甚麼處？」師曰：「置也，置也。」

白袷桃花粉面郎，黃金結客少年場，十年尚不逢屠狗，今日為君總斷腸。

趙州因尼問：「如何是密密意？」師以手掐之。尼曰：「和尚猶有者箇在。」師曰：「卻是汝有者箇在。」

青虬背上走冰輪，斜插重瀆出九旻，肉骨凡胎如未化，回頭相失萬重雲。

趙州上堂：「至道無難，惟嫌揀擇。纔有語言，是揀擇？是明白？老僧不在明白裏，是汝還護惜也無？」時有僧問：「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箇甚麼？」師曰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僧曰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為甚麼不在明白裏？」師曰：「問事即得，禮拜了退。」

八花磚上翻筋斗，六角亭邊唱鷓鴣，年少幾多生事擾，老來還有此情無。

趙州問僧：「發足甚處？」曰：「雪峰。」師曰：「雪峰有何言句示人？」曰：「尋常道：『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，你等諸人向甚處屙？』」師曰：「闍黎若回，寄箇鍬子去。」

裂碎星衣挂道壇，骨飛路渺十洲寒，緱山遇著乘鸞者，笑獻紅爐一粒丹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曰：「牆外底。」曰：「某甲不問者箇道。」師曰：「你問那箇道？」曰：「大道。」師曰：「大道透長安。」

滴漏金卮水已乾，從教寂寂夜深寒，銀缸譜盡思君怨，便好和衣夢塞垣。

南泉在山上刈茅茨，有僧問：「南泉路向什麼處去？」師拈起鐮子曰：「我者鐮子是三十文錢買。」曰：「我不問者箇，南泉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我用得最快。」

衡門秋色自淒清，老去關心事事輕，過水自傷笻竹短，看花先喜石橋平。魚無張翰江東興，藥笑韓康市上名，多謝故人今過我，廿年難得此逢迎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急水上打毬子。」僧卻問投子：「急水上打毬子，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念念不停留。」

葛陂龍起旋天黑，驚殺臨崖擲竹翁，失腳幾隨荒艸去，歸來猶自怯洪濛。

洞山因僧問：「寒暑到來，如何回避？」師曰：「何不向無寒暑處去？」曰：「如何是無寒暑處？」師曰：「寒時寒殺闍黎，熱時熱殺闍黎。」

金人十二鎔成水，打作長劘劃不開，莫學湘江悲宋玉，英雄還讓負舟才。

陳操尚書一日與僚屬登樓次，見數僧行來。一官人曰：「來者盡是行腳僧。」公曰：「不是。」曰：「焉知不是？」公曰：「待來勘過。」須臾僧至，公驀喚：「上座。」僧皆舉首，公謂諸官曰：「不信道。」

一彎秋藕枕閒亭，夢入長門殿裏行，折得桂枝穿水月，朦朧失卻手中箏。

投子大同禪師，趙州問：「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州曰：「我早猴白，伊更猴黑。」

巴江望去雲如墨，湘水回看浪似天，兩箇五湖流落客，共撐一隻畫頭船。

曹山辭洞山，山問曰：「子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不變異處去。」山曰：「不變異處豈有去耶？」師曰：「去亦不變異。」

疋馬蕭蕭出漢陰，黃河捲地又沉沉，寶刀自脫沽村酒，死盡平生一寸心。

仰山問三聖：「汝名什麼？」聖云：「慧寂。」師曰：「慧寂是我。」聖曰：「我名慧然。」師呵呵大笑。

燭龍含火照西北，上帝宸帷親收得，擲下閻浮九萬重，斜光正打波斯額。

寶壽第二世禪師開堂日，三聖為作請主，方陞座，聖便推出一僧，師便打。聖曰：「恁麼為人，非但瞎卻者僧眼，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。」師擲下拄杖，便下座，歸方丈。

難聽急管與悲絲，況是儂心心切時，一掐雲和成兩斷，此情千古少人知。

雲門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師曰：「對一說。」

月上樹梢宿鶴起，風搖屋角臥龍驚，閒時學得孫登笑，退卻胡城十萬兵。

雲門上堂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。拈燈籠向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，作麼生？」自代云：「逐物意移。」又曰：「雲起雷興。」

雨濛濛又月朦朦，黃鶯啼在百花叢，斷腸春色今方信，憶得當年失馬翁。

雲門因僧問：「不是目前機，亦非目前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倒一說。」

琉璃甕裏坐波斯，緣髮雙環雪白眉，阿堵之間君莫點，流星破壁一時飛。

雲門曰：「直得乾坤大地，無纖毫過患，猶是轉句。不見一色，始是半提。更須知有全提時節。」

昔年漢楚爭心血，兩袒今朝骨已枯，借問留侯真在否，從仙之事有還無。

雲門拈起餬餅曰：「我只供養兩浙人，不供養向北人。」眾無語，自代曰：「天寒日短，兩人共一碗。」

春入蒼鷹已化鳩，殺心時復露雙眸，高欄寂寂無人見，空使雄心逼斗牛。

雲門上堂：「光不透脫，有兩般病：一切處不明，面前有物，是一；又透得一切法空，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脫。又法身亦有兩般病：得到法身，為法執不忘，已見猶存，坐在法身邊，是一；直饒透得法身去，放過即不可，子細檢點將來，有甚麼氣息，亦是病。」

少小將奴入教坊，幾多啼笑為人忙，寶釵腳折脂唇溼，錦被香消子夜長。檀板十年歌舊曲，雲鬟兩月換新妝，從今拌卻千箱物，嫁與

潘郎不怨娘。

洞山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曰：「麻三斤。」

九還研碎瀉江濤，錦尾餐來變化深，從此頓興千斛雨，霑人鬚髮盡黃金。

子方上座自長慶來，法眼舉先長慶稜和尚偈問曰：「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？」子方舉拂子，師曰：「恁麼會又爭得？」曰：「和尚尊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喚甚麼作萬象？」曰：「古人不撥萬象。」師曰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，說什麼撥不撥？」子方豁然。

一踏鴻門兩扇開，乾坤入眼亦塵埃，此時西楚渾無力，善戰何如善用才。

法眼因僧來參次，師以手指簾，尋有二僧齊去捲簾。師曰：「一得一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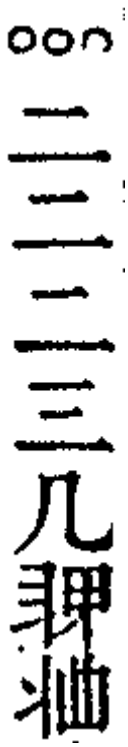
黃袍索酒笑微微，胸次誰窺太乙機？一自先生題破後，酒樓黃鶴不曾歸。

雲頂山德敷禪師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，有樂營將出拜起，回顧下馬臺曰：「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，請師吞卻階前下馬臺。」師展兩手唱曰：「細抹將來。」營將猛省。

吞卻階前下馬臺，眼如炮火氣如雷，山僧亦有犀文甲，不是將軍帶得來。

洞山聰因僧問：「既是泗州大聖，為什麼在揚州出現？」師曰：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

艸間曾見雙蛇鬥，書法歸來便可傳，無事閒持浣東絹，淋漓為你逼張顛。



慈明冬日牓僧堂此字 ，其下注曰：「若人識得，不離四威儀中。」

神珠一粒明如月，黃帝親沉赤水隈，罔象已曾探得去，老漁辛苦抱繒來。

溈山見尼劉鐵磨來，師曰：「老牸牛，汝來也。」磨曰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」師乃放身作臥勢，磨便出去。

洗出青山骨格高，耕穿地脈湧波濤，遊人多少顏如玉，不及朝昏一畫圖。

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，師問山曰：「如何是異類中行？」山曰：「吾今困倦，且待別時。」師曰：「某甲特為此事歸。」山曰：「且去。」師便出。吾在方丈外，聞師不薦，不覺咬得指頭血出，卻下來問師，師曰：「不為某甲說。」吾便低頭。

運去五絲難續命，時危想切美人心，更誰知此行吟苦，腳底汨羅深又深。

趙州因僧辭，師曰：「甚處去？」曰：「諸方學佛法去。」師豎起拂子曰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三千里外，逢人不得錯舉。」曰：「與麼則不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摘楊花，摘楊花。」

[箴/木]篥聲悲古調高，漁陽戍卒臥寒蕪，鄉心夢斷金微遠，滿地楊花冷去途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師曰：「無。」曰：「上至諸佛，下至螻蟻，皆有佛性，狗子為甚麼卻無？」師

曰：「為伊有業識性在。」別又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既有，為什麼入者皮袋裏來？」師曰：「知而故犯。」

一條銀蒜挂雙鉤，翡翠簾開碧月流，若不解從簾下死，相思終是恨悠悠。

書問

與丘曙戒太史。云：公以妙年處世，赫奕一切，在人頂[寧*頁]上，不為富貴羅籠，如含珠老蚌，寒月一來，通身內朗，自非多生於性地上摩弄，不能致是。此事不離日用而見，當發念施慮時，熾然具在，為不回顧，顧則直見其所以念慮者，而不為念慮所雜。念慮有生有滅，所以念慮者無生滅，從旦至暮，止是如是。信之自久，體之既深，則隨其念慮並起，萬事當前。如西楚霸王大破章邯時，我只守其不生滅者，以此出入千百劫生死之間。又如夜睡匡床，夢遊華胥，境有往來，身無動寂，可概見也。然聰慧人慣以理解，能硬強有以為無，自作主張。當其自作主張時，似同於不生滅，請以微細之智照之。此自主張者，不過後念慮片時謝落，其與念慮等耳。過是以後，又復懵然。蓋自主張之不生滅，與所以念慮者之無生滅，又迥然而自別也。願公勉之。

又云：寄札有云：「近日於此中，頗勃勃欲一味宗門語。」文人受病，祇怕認理路，一認理路，便信不及。兄不惟已信，且有咀嚼，此乃宿慧，直是難得。當知性體雖是吾人具足現成，若非一回韜光斂智，未易於動靜閒忙中，窺得悄悄地清涼泰然一段氣象。獅子乳以一切器貯皆漏去，惟貯以玻璃，乃不能漏。吾人之性，豈離動靜閒忙中？而不善用心者，止是動靜閒忙，若一回窺得，何曾拋了動靜閒忙而已？大非舊日之動靜閒忙，則玻璃之器，豈凡器所可及？唐敝門相見後，幸得答示，又當絡索奉廣，知能擇芻蕘而不厭者也。

與蔣虎臣學士云：玉淵橋上得鸞鳳翱翔者六十日，知學士道心高曠，肯研究無義味一著子，是趙清獻、富鄭公、白香山一會，儼然未散，且急流勇退，斬斬於家緣宦況，所謂如衲子牢籠不住，呼喚不回，此又三公當讓出一頭地。宗門一著，全須氣宇如王之人，在日用中平平提撕，於機用巧變，認出性地，為心識所溷，壁立千仞，一回打翻，如奮身蓬島，手捫日光，與如如合體。山僧南蠻獦獠，堆堆無所短長，此乃豆腐麵筋，陳腐之氣，乃聞學士宿慧奇骨，有同氣之求，故便一納敗缺。

復庾木叔孝廉。云：二偈具見用心，有合於張拙秀才「卻除煩惱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」之旨。依此入路，自無偏頗。然一圓皦日直證菩提，箇中不許有明白之人、有出頭承當之者。纔自明白，即成心境；纔涉承當，本體頓變。所以古人云：「道在日用處，在飲茶食飯處、迎賓送客處，起心動念又不是了也。」可知日用之間時時現前，賢者多了一箇知字，百姓少了一箇知字。賢者若勝過百姓，則在乎善於知而善於去知，方得自自在在作箇清淨人。公年已暮，當極力尋歸宿之地，但如此用心，力去聖見、力去凡情，以此一知知其所知，不知別事、不知一切，所謂無用之用也。待至功深力厚，自然虛靈自現，從生至死無有間隔。措大家動輒落理路、求義解，皆不知知其所知，故惹起葛藤。公與山僧宿緣深，或從言語信入，一回咬破酸梅核，當速還我牙齒。惟詳味之。

與彭雲客明府。云：姚梅長傳諭，要山僧於隨緣薦得、就體消停二語，更下一註腳相寄。此二語不用說，亦不可說。何以故？此古人和盤托出底，直寫學人真實參究，在應緣上得手，則無葛藤纏擾，徑自受用，所謂相應疾也。若在心意理路上鬥湊取出道理，則終為心意攪得不寧，此就體去消他，則得力便遲。然日用應緣處，己與物交，此刻見物而不見己，消息平沉，渾然穆然，不作聖心、不起凡見，此刻絕玅，忽然打翻，名為薦得，所謂全體大用。學人每於此不能安住，卻反起箇知覺，縱見得凡情可厭，急急猛醒，雖得回頭，已頓非前刻消息平沉時矣。若非此時，即覺得極好，亦屬就體工夫。所以此事要猛利漢子覿著即行，全身拶入，纔行過底路，便去掘斷，方為貴耳。此性原是無作無為，無迷無悟，朝亦如是，暮亦如是，排衙時亦如是，放衙時亦如是，拈筆判事時亦如是，放身獨坐時亦如是，所不得如是者，皆是心識變亂。其所以變亂者，又因離了前刻應物時者一段沒消息，突然而動，依于所動為所緣緣，故宗門人須別走一路，乃能承當得者沒消息，承當得起便是隨緣。者箇薦字，亦不許有力，只是渾渾穆穆，若稍有圭角，則知你又被急水推船落馬頭，薦他不成，而變亂有餘矣。做者些工夫，不是新奇，不是淹博，去盡所知，如如自現。大梅云：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即心即佛。」皆此旨也。今之瞎禪狂解，好說漆桶裏話，不知古人立言意，人打亦打，人喝亦喝，到處幾句機鋒，觸著惡發，毒氣蒸人，此乃法中魔族。公但時時走正路，功深力厚，使慧光圓徹，圓徹亦無，不要依倚理路，不要依傍說話，勿求多厭少，勿求明白，勿求安靜，但屬求得，旋即失去，一日之間，斷斷續續，似隔日瘧，皆是大病。

又云：日用之間，時時刻刻只認定此著，所謂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即心即佛。古人謂佛法無多子，久長難得人。久長者，以人不能直

信此心，全身裏許旋即生疑，旋求奇特，即為知解道理所礙，此皆生死障。臨命終時，執吝不捨，失正念，墮苦海，皆是者些病痛。公只管做官，只管作文，只管食飯，勿謂佛法有許多難解之義，勿謂佛法有箇地步可以安樂，但攝念靜默時，正好把一切推開，作箇不知不解底人，乃有功於坐。若坐在靜處，湊合安排，此心上大病，即不知不解，渾然有箇不知不解之意，亦墮坑塹。所以洞上宗旨，不許做十成滿足工夫，此處正要聰明人窺得到。若將學者讀書見識領略，則何年何月得到萬里一條鐵田地？公之病在都曉得，山僧正要你不曉得，你若稍有曉得，便算犯我禁戒。以此操心，日行日踐，自然翻轉身來讀語錄，勿要揀曉者便歡喜，不曉得者便推開，曉得不曉得，須知總不關公事。古人有無頭無腦悟得，如雲門被睦州壓折腳，得大奇特。有從知解中擦來擦去，擦到無知解，如大慧聞圓悟上堂云：「薰風自南來，殿角生微涼。」便豁然了徹，亦得大奇特。總之，禪宗直指定要一些都蕩盡，灑灑落落，乃算學道人。莫要了一段好說話，又要一段要來要去，要到幾時，即有許多好說話，亦要不盡，不如一拍便上，何等快便。所謂不用如何若何，便請單刀直入。如僧問趙州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州云：「放下著。」僧云：「既一物不將，還放箇什麼？」州云：「放不下，擔取去。」此僧即豁然。若做到一物不將時，向者裏正好打點，盡情放下。若稍留滯，一些用不著，何況還落言語。前所謂隨緣薦得，正是在無知無解時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若思慮熾然，說箇薦得，則不及一箇座主奴矣。要知師家只是替你消，不是替你長。幸詳味此意，做官何曾礙著修行？若錯用心，即圓頂方袍亦何曾摸著修行路耶？前紙著侍僧抄來，但一閱過，莫當做實法。若作實法，累我入地獄如箭射。

又云：札中以逝者如斯與無聲無臭串作一串，使體用不離，會得極妥。但須知動時而無宰動之人，靜時而無受靜之者，其間更當細辨。如今學道人稍有憬覺，便知心目之間踽踽躍躍，平鋪在萬境之中，一以理取，立地就是一箇實我，號之曰生物不二，殊不知者箇實我已全體是物矣。此皆求明白之心變出如許絡索，試問父母未生前，我知有好道理否？食飯穿衣時，我知有好道理否？一枕齁齁時，我知有好道理否？既總不知，一切相安，纔涉念慮參差，臚然便有好醜，不知醜境界非獨性中所無，好境界亦非性中所有。若要在者裏養出端倪，大似夢中說夢，即上天之載，聲臭俱無，亦不過一箇好妄想。此聖哲復性時所由之路，豈可以路為家耶？然求明白之心最難去，所以宗門有如何是佛麻三斤之旨，得此總持，乃能治之。公今不能驟治，但曉得他不好，漸漸放、時時放，便是入手工夫。凡心消盡，全是聖解，雖是舊語，以公之見地會融，所謂怕其

德貞，夫子則凶者也。若依山僧斷公札意，卻是把髻投衙，不是不是，幸更察之。
又云：前後二紙，頗盡知見之病，閱過總拋開，用力於靜，以觀舊習之起，而以正智治之，方是吃緊。正智一明，萬種頓掃，有亦掃、無亦掃，隨其起滅，總莫生忻厭。所謂威音王已前，無佛名、無眾生名，此時正是道，只是無人覺知。但消盡此知，便全體打入，消之之法無別，只是以此知消此知耳。
又云：從惠下博羅，雖與長寧遠隔，然此心不遠。可見吾兩人道契夙緣，真在如幻世界中逗現也。公餘捉書，若果生因少而了因多，白路甜而黑路澀，煞有滋味。吾輩之學，自當如是。然若作一箇勝境界，向者裏安樂，又是一層障礙。父母未生前，從沒者消息，須時時憬覺為得。
又云：新歲來日，望得一音，體會此道，要箇不回頭轉腦漢子，一知便了，莫生許多挨移。所謂一狀領過，不知近來有消息否？
又云：近時於工夫上得力否？須知此事無生熟，若將心識日日安頓，終不是了。一回憬覺，鷂子已過新羅者裏。能快活殺人，亦焦燥殺人，在乎會者何如耳。
又云：在倥傯中，事固要調理，然亦須以靜勝之，勿徒鬱結，使事理交失。且勿專看文字，文字亦能誤人。否則在事上試驗，所謂寒時寒殺，熱時熱殺，乃能避寒暑於寒暑也。忙不及悉。
又云：近日太夫人想安凝祉，奉歡膝下，知有家庭之樂，獨於從前工夫，可更有大進益處否？若無進，則便退。須知心意路滑，東想西想，自然有許多道理纏縛，即前時一段見處，不禁滑幾回，盡成糟粕。要勇猛勤放下，乃得真理現前，此最為吃緊。
復韓天生明府。云：自公抵粵來，諸方外人傳公丰采，彭雲客敝門入闈時已囑道意。蓋以今人善根微薄，信道不力，如公精進猛利，甚為可敬。但閱公諸刻，疑已入了文字癡。及得見和偈，喜公未忘宿慧，以故愛加一分，則疑又加一分。要知此道可以言語通，亦不可以言語通。若能於言上會其無言，乃不妨開兩片弄毛錐子。蓋以吾人一段性靈，本自乾乾淨淨，為甚麼討出許多去雜亂他？若一切言語以為實有，謂之食生物不化，不謂之有宿慧。學道之人若不肯掃除，雖終日言，何益也？公前因尚在，自能信得此話。即有文人習氣，當亦如黑漏穿月，暫時便過，則山僧早與公定莫逆於曩昔。場事畢，祈與雲客過我，然後山僧一壺酸辣老鹽醋，與公白蓮花池上傾之。若葉公畫龍，見鱗甲爪牙，投筆而退，則天生須先打點耳。
上本師和尚。云：今無細味古德機緣，自非識藏明白，不見古人婆心赤骨。若欲拈頌，露出生面，全彰全隱，全隱全彰，生死同條，

曲直一貫，八裂七花，始得莖艸作瓊樓。如僧問洞山：「三身中那身不墮眾數？」答曰：「吾常於此切。」又問曹山，答云：「要頭便斫去。」復問雪峰，峰打云：「我亦曾到洞山來。」此等語句，如錐畫沙，千古若生，決非學解可到，然猶未免旁觀，深得此機，乃許拈弄。語云：狀不橫，理不行，尤有大人作略。今無半月來行坐吟詠，不敢謂不捉敗古人，共成百五十頌，自屎忘臭，謹呈上。勿謂今無語脈，如周顛仙入竹影寺，又如普化在臨濟後園喫生菜作驢鳴也。

復一拍禪人。云：衲子中以學術造就，望其卓絕超勝，嘗為公屈指，而竟未以一言相贈者，以唇吻獎借不及，默置之為樂也。昨以古語見問，益喜向方此事非有深奧，古今老師敲磚打瓦，祇是明吾人倳大一箇心性。然此性體無性無依，極難合其本妙。如今學者纔說學道，所有知見皆是識心，以此用工則般若正智日隱，以此看教則惡覺知見愈多，日久歲深，荒蕪滋甚。如謂三途殺害，疑有總報，永無出期，大力入地，鸚鵡生天，此不達無作之旨耳。「無我、無作、無受者，所作之業亦不亡。」教中言之詳矣。釋迦老子以誰為師？恨上座未向威音前問將來。餘下四則不辭向汝道，直恐葛藤絆倒，揭卻腦蓋，刺斷眼光，方於古人語上受益。常怪人藏識不明，以知解心看絕知解語，未見其能入也。無始劫來一箇博地凡夫，一語之下輒號了當，此其故何也？能轉識成智，合其本妙而已。公若有志，當於事物上勤懇用心，使情識消落，求一了當之地，作出三界資糧，解答諸方話，能吟五字詩，非所望于今日也。古人云：「祇愁不是佛，何愁佛不解語？」當毋以鄙言為過。

與方樓岡學士。云：兄近日工夫何似？只是一箇不放過，亦不要倚著一絲義理。所謂體露金風者，須將自己生猛力量一掃掃卻，乃有點頭分，不可不知。

又云：士大夫每談學道，便戢兩翮。即此可驗其偷安之情，不能破生死。野人住金陵，成就一大藏經，不以為喜，而喜公信有宗門。今還家殊無所恨，而恨不能與公究竟此事。公之入路，要自不錯，但如撐急水船，放手即失，正當勿放。迸絕思慮，使意地乾乾淨淨，工夫日深，則慧力日長，習氣日除。若有未除，更加吃緊，不可放過。儒者重誠意，尚有意之可誠，何不剿絕意根，令其循理，一回自失，當不從人。此迸絕之功，早已將意字改頭換面，不用佢，佢自變而為我用矣。意地一變，然後知心王靈慧，妙應不窮，自然合轍，自解作活，二六時中，千足萬足。古人灑灑落落，原無他巧，若蔽於聲色、牽於文義，或纔下手，妄以為別有聖境，常常等待，此皆不善迸絕，非宗門之爪牙也。至於工夫所不能到之地，譬欲適越，然已先至，隨遇作主，究無實法。侯公到得此時，野人

當先捕舌，而後告之太夫人，望一意念佛，是極穩工夫。其餘不屑再陳。
又云：花開風暖，殊無善狀。若即境緣上說，則憂煎盈斛；若離境緣，則苦樂順逆皆為道助。過此離即，雖有銀山一座，也須一腳踢倒。然試問：當人踢後，此腳放在什麼處？便郵間略為吾兄饒舌，以當一回捧腹。
與王仲錫臬臺。云：說戒沿襲故事，不若憲長易其座，高語諸比丘曰：「汝等無事莫妄想。」便一齊入定慧之場。若用[言*奉]經，亦勞語曰：「如是之法，信受奉行。」一時換卻香花，豈不光明俊偉？而費此二函淨施，使塵垢滿面，得明賞而受暗罰，奈何奈何！
與陳靜公典閫。云：做工夫肯從忘字下手，思過半矣。高明有見於此，大是。餘俟晤悉。
與劉煥之總戎。云：一篇沒文字，呵凍奉祝，諒非汎汎語。輸了澹歸，亦贏了澹歸，鼻孔索又在兄五指中矣。緞一端，此布袋僅有之物，在兄則為有餘，因其有餘而又獻之阿字，是誠何心？者裏又免得三十棒否？
與柴雲薦審府。云：空知無見，曹溪不取。而公欲體攝無邊之真量，若異而同者，洗盡鉛華，肌膚自露，何不用擘開鴻濛之手段，誰復能名之曰佛耶？暫復。
與萬松溪司理。云：近談此理，亦有其人否？大約儒者之流，多從選根層層剝入，如剝蕉心，剝盡心垢，使從前知解一時打失。斯路甚正，不須待悟，然不可以為實法。此見一起於胸中，則又成特地矣。如今有一種人喜說機鋒，不從真際上認體，直是盲人捉象，捉著便說，各說一邊，何曾目睹全象？若不一回親到，多被其瞞。此龍蛇易辨，衲僧難識也。
與李蠖菴司理。云：山野欲以西竺古先生之道行乞四方，不敢獨善其身，作懶惰比丘，故於士大夫獲奉話言，以廣其志。翁瑰偉明敏，此從多生薰積，所謂迦陵仙鳥，好音載鳴，若非鳳羽，自難頡頏。願深信此道，使靈明廓脫之性，於日用事物中離念發起，何者為我之清淨本來，不須尋解，亦不可坐忘，久久味之，自有涼風透骨時節。然後擴充其餘，布德澤於寰宇，如長空片雲，卷舒自在，則前生金粟，今日玉堂，總收於洪河萬派，源出崑崙，不能窮竭，略無滯礙，此第一事也。拙詩一首奉祖。
與馮容菴都經。云：此事無如何若何，公今只可盡放下，勿求停當，總在昨日奉益中，當依而行之。
又云：山僧與公宿緣終望相成，但此事非膠漆不落輪蹄路徑，亦非掘空誇誕徒存口吻，稍一拈動，必使渾身坐斷，不留知見。宗門高

妙處在實透脫，又貴渾融，然後行布齊彰，自解作活，須時時打點耳。

與彭右房明府。云：承翰教，足見高明眼超千古。三年前相晤，亟許公為法器，非尋常佩毘盧印者可比。今果善根感發，一病速作導師，此優曇缽花經時一現也。世無內外，人無儒釋，性善之言，至德所師，苟能行之，何擇喧寂？親民之業，從明明德中流出。如公作宰官，可稱明德在躬，而不信有本來具足之用，則雖有卓、魯、龔、黃之績，皆是做好官習氣之所轉現。即深山道流，兀爾澄寂，可稱一念萬年，而不具一毫端能現寶王剎之眼，則雖有帝釋獻花、石人點首，皆為敗種焦芽之倫。故知絕外而言內者，內守偏枯；廓外而滯內者，外成扞格。內外之見不融，即於性地之功不透。殊不知此性乃至善底，動亦不損、靜亦不增，即使洞得此關，尚未是佛法吃緊處。公若果信得，於反觀時正要力行處多，不妨二六時中使動靜打成一片、喧寂化為一般，然後逢場作戲、遇緣即宗，不論閒忙苦樂，步步是真消息，是野人之所深望於公者也。若以我為逐鬧之人，不妨更疑三十年始來喫棒。

示黃碧生太守。云：高涼衲子歸，謂碧生黃太守能以在欲行禪，索予數言為助。予笑曰：「予辱碧生交有年矣。碧生賦性端慤，寬而不察，柔而能明，清白純和，不以脂膏自潤，如滄海明珠，迥然獨朗久矣。先登道岸，夫何言之能助耶？」雖然，經云：「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伎者。」和也者，識也。識能分別物，識能攬取物，與心王接續，吸引滑惑，一切無定，即賢哲之士，不能免是二咎。翁若欲掃除，如老衲子豎起脊骨，參無義味話，以窮心識之變、以盡生死之故，先當察是二者之所為咎。夫心能宰制事物，忽變而為惑者，以情念與事物為伍，悠然而合，合則為物所轉，不能轉物，此識之惑也。苟此念與物劃然而離，離則超入理境，我又為理囿，此又識之惑也。知其為惑而不能斷，則出入嗜欲之境、往來垢淨之途，體認天人之際，忽好忽醜、時動時靜，全無自由分，從何處下手以求一得之助乎？天堂地獄、苦樂美惡之業，皆識之所變現，皆是多出的我為物轉，舍物無我，何不忽然回顧曰：「物為我轉，舍我無物。」纔一覺察，知皆為識之所轉，本無實體，已悄悄然臚立于吾前矣。然瞬息之間，知有識為我所轉，又不知識變久矣。從朝至暮，從死至生，本不曾以一絲毫換一絲毫，然則學佛者亦不曾以一絲毫換一絲毫，只是不染污此一點本來清淨者，不受一切名言，不受一句妙理，達磨所謂直指也。若不察其樞紐，要見者偏不得見，饒汝更豎起脊骨，盡此一生求進一步，俱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識之惑不曾坐斷故耳。不然，則碧生現現成成是箇好人，能寬能明，清白純和，又不為欲所汩沒，更去學箇什麼？做箇什麼？便叫道學

先生做克己復禮之功，做了半生，恐尚不能如碧生天性自然之田地。余故曰：「夫何言之能與碧生助也。」書此用寄，不知以余為有當否？若謂必得名言，必得妙理，則予胸中本無一絲毫不能道也，碧生鴻便亦當示我。

與庾辰六茂才。云：公有澄湛之思，不難洗剔。大抵做人當如精金美玉，煞令可觀，然後放交。學道須硬著脊骨，步步莫軟。若於己躬重習處，則反要輕脫，乃為好手。習氣輕，道力強，比之順風揚帆，自然達岸耳。

與陳咸懋茂才。云：娘未生前，誰為名號？凡屬心知，皆是已生後事，何況說個沒把鼻？是把鼻，卻成礙膺。山野愛公聰慧，久為篤信弟子，三沐三薰，不敢辭懶，願從容講之。

示梁無染居士。云：承公下問，詞語鄭重，可稱至誠，與公別來幾時耶？乞人雪鬢漸皤，而求一同志以性命為事，又復晨星落落，公閉門讀書，乃以生死路頭問，何快如之？不知生死變幻之際，茫然無以自存者，以此性無體，不能自守，一念妄動，號為無明，一變為心，再變為識，識有分別善惡之功，識有紛紜善惡之罪，攬境著念，互相攪亂，縱使暫停，此心未破，不能發明，無體之性，無本可據，得不茫然？道人無他，只是知其皆從性地中變出，更不染污，從此修證，直下成佛耳。今學道之士窮搜妙理，記憶名言，在妙理名言上討出一箇住腳之地，以為安樂，此正東行而西馬首。何以故？以其只在識心上紛紜，未向性地中體認故也。公有入道之志，則日用間須把一切放下，縱於飲茶食飯，冷觀其靈動者，畢竟承誰恩力？只如此自問，勿作道理分解，勿落意思思量，默默暗提，久久純熟，便是下手工夫。若忽然打翻，始怪乞人多口。暫復。

與葉天木居士。云：宗門一著即稍為之，便有超過天人氣象，況宿根之士又能決志脫落緣累，如振秋籜于長風，當無艱難之態。若為之不止，使精明湛徹，忽然打失於往來死生之跡，如力士展臂能轉一切，不為一切所轉。請為道翁先執左券，但恐以某為饒舌耳。然還有一句，原不欲翁念佛，歸其珀珠亦好。若謂尚帶些富貴氣，豈知玉殿苔生、金風體露，寶几珍御布滿目前，尚能日消萬兩黃金，那處更有者箇消息耶？

像讚

釋迦世尊讚

肌裏無肉，頂間有鵲，明星甫耀，認瓢作杓。縮住佛手，伸開驢腳，五件到地，窺破幾著。

又

湛然月滿紫金山，此中無路不須攀，當時鹿苑摳衣去，帶累兒孫入夜還。

又

書誦夜禮，其心淳朴，若起異想，則名邪覺。玉雖用劘，空不受鑿，辦如是心，乃為善學。

又

佛不是心，心即是佛，心佛併收，行智妙密。洗月掬波，啟瓶露物，打破雪山，川流水溢。

阿彌陀如來讚

念佛何曾離者箇？萬慮銷融如灶墮，管取車輪大朵花，樂奏旋開如轉磨。

又

狂心纔歇見兜羅，出水蓮花自此多，兩念圓時何處是，高松夜月挂藤蘿。

又

五蘊非我，四大非我，我無是我，覲仰慈威，何以接我？是者不立，非者豈存？老鯢插翅，飛上平原，可憐芳艸，哭煞王孫。

又

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去此二途，青天白日。寶水闊兮蓮抽，塵寰窄兮意失，此去西方知幾程，九九原來八十一。

又

稽首壽佛，西方聖人。我性昧劣，如珠生塵；我識浮滑，如波汎春。種種蠢動，造十習因，宿業對現，鑠骨銷神。佛有願海，德水鱗鱗，如藕花船，接我罪人。罪性本空，寄夢幻身；易諸惡覺，轉以憶佛。循此空性，歸於軌則，光射蓮臺，兩心相得。

又

有公據，沒公據，一念回光，如月依樹，一聲一聲，七寶行樹，一樹一樹，長與共命之鳥，同在一處。此蓮花國土，一幅錦帆，遊於無窮海者也。

彌勒如來讚

萬里無雲，一天有月。走下睹史宮，明州納敗缺。分明者箇人，眼見不用說。

文殊菩薩讚

手持貝葉坐金毛，雪滿臺山月未高，不趁此時成獨往，多情何處笑雲濤。

又

稽首本智，淨德圓常，就事入理，智刃無傷。因本不覺，翳眼易方，智體乍動，十界昭彰。風振滄溟，雪浪湯湯，珠歸赤水，月起大荒。即於五塵，能所頓忘，此相不立，彼法難藏。誰為體性？乃我癡狂。既知無體，更不鑿瘡；纔有所起，便有短長。命根未斷，狗向油鐺；命根已斷，早著一鎗。密密渾融，不緩不忙，風行艸偃，太煞郎當。五教不攝，詮旨難揚，不曾換足，已到清涼。

又

璃盃初煖雪深時，文喜何曾便得知？借問老人千古意，前三三與後三宜。

又

不斷塵沙惑，難求玅智珠。五臺深雪裏，萬里月明孤。

又

若是文殊，是二文殊。若非文殊，是無文殊。一二之二，了無錙銖。氈留塵垢，盤走明珠。踢倒獅子，步步雲衢。

又

心力昧劣，眾生積習。有大智士，一切能入。取火於燧，索珠於水。離即俱非，本無有改。煙水百城，善財多事。笑彼初友，雪花滿地。惟獅子兒，帖耳而睡。

觀音菩薩讚

眼見耳聞，二義俱寂。從此思修，拗曲作直。六塵互起，口先挂壁。貪看鬥雞，水牛不識。稽首合掌，悲仰慈力。返擲翻身，千江月色。

又

身雲光已照明幢，百八珍珠意漸降，根識頓歸毫相裏，普陀山下月千江。

又

道芽迷極已成蕉，一滴楊枝萬燄消，五陵春色吾原有，笑把名香月下燒。

又

以平等慈，俯視一子，虛空湛澄，無有遠邇。圓通門開，普陀月起，塵想乍融，智峰高峙。

又

坐斷陀山一片雲，定中消息眼中聞，無窮往事隨流水，月落層巖真未真。

又

我有被機，大士感我。被機為何？不信能所。能所既空，耳根渾融。大士悲心，攝我於中。我此攀仰，依於大士。我與大士，非一非二。是故翹勤，五體投地。

又

一動一靜，一拜一起。道不在遠，道決在邇。其邇伊何，玉毫映紙。所見立消，能見立止。能所雙融，見精非死。咄，胡張三，黑李四，更要討什麼渣滓。

又

月映千江，千江皆月，一月一江，究竟一月。如我大士，慈悲歡悅，隨眾生心，欲汝解脫。明珠在手，樂不可說，此念既久，如湯沃雪。當淨自心，棄巧就拙，欲見大士，抬頭見月。

又

心上有佛，佛亦是心，隨其日用，莫可追尋。磚瓦木石，即雙南金，舉頭瞻禮，非古非今。

又

我禮大士，一如童子，肅淨六根，惟恭敬止。童子天真，一心一緣，與無識同，故其能所，性境相通。我識既健，我緣亦雜，性境時露，不知收拾。烈風驅雲，皓魄亦急，晝夜六時，念念靡及，此名生死，欲罷不得。制心一處，欲學童子，童子淺處，即是深密。

又

千佛萬佛，具足大悲。與彼群識，如一子視。子亦是佛，佛亦是子。眉毛眼睛，等無有異。離則不成，即亦不是。形狀百出，不少佛字。月隱溼雲，蓮抽旱地。三拜稽首，一周佛事。

又

風動樹搖，情生智隔。大士默然，如數黑白。我有敬心，即有主客。此念亦融，月浮大澤。打一云：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」

又

一顧一仰，如珠在掌，無緣之慈，非一非兩。若以愛心，塵即翳眼，失大士意，當頭一棒。

又

大士即佛，佛即大士，一二之二，無味無義。月起霞天，風歸寶地，萬百千億，舉念而得。念著即流，念離即失，欲見大士，雲驅電疾。我即正觀，光明滿室，此意難言，如何是佛。

又

入三昧門，遍十方界，不立纖塵，靡成靡壞。悲此群生，識性破碎，六根互用，以小易大。咄！見怪不怪，但向此中，急禮三拜。

又

寶明妙性，拾之不止，能為慈父，能作孝子。所緣既具，自遠歸邇，如何收拾，覿面對你。

又

眼塵為累，聞塵亦然。若著聞性，本智則遷。若離聞性，誰別隨眠。能以耳根，義味純寂。如穿雲日，如出水蓮。二六時中，匪正匪偏。若欲取甚深境界，阿那箇教你掘地而去覓天。

又

聞所聞盡，覺所覺空。風吹活水，月照孤松。是真佛子，莫入其中。

又

是雲是水，是衣是身。慈光普攝，雪滿高旻。我覓我而不可得，又誰知人之非人。噫！普陀巖下月橫斜，鴈聲亂起荻花津。

又

萬頃塵埃入海飛，此心明透碧琉璃，普陀若露真消息，不受人間覿面欺。

又

我有煩惱，不可即除，捏三毒光，以為智珠。從聞思修，步步皆如，用捏即礙，用智即虛。粉碎碧空，踏殺瞎驢，請問大士，誰贏誰輸。

又

空花絢色，翳眼乃見，雖有妙義，真如已變。唯我大士，隨地而現，如熱示涼，如暗示電。此中被機，度生不倦，稽首座前，已入萬善。

又

衣珠無塵，法海光被。我與大士，本無有二。因我翳眼，與大士異。我禮大士，為我除翳。合掌光中，超越三世。

又

一塵不染，名為一塵。塵塵俱絕，如木含春。我欲袖之，毋乃勞神。抱膝息慮，百卉爭新。我不必言，是真非真。譬如童子，雖禮大士。合爪仰瞻，心不著事。無事之事，川流嶽峙。但辦此心，名真佛子。

又

辛苦閒雲出岫多，空山萬事總消磨，夜來踏著當時路，月色方知在普陀。

又

百慮清時，對此寶月，發無礙智，得大禪悅。牆壁瓦礫，作如是說，分付莊頭，好生釘此牽牛橛。

又

水月齊涵景象閒，幾多春色在人間，一瓶菡萏幽香透，學得無心轉更難。

準提菩薩讚

汝有密心，佛有密語，是二相符，如酪生乳。密心雖有，苦為識障，遇境而遷，則無實處。分別是識，純淨是心，還將分別，嚴防勿恕。念起即除，不使安住，二用一熟，方見密語。

又

道可援乎，則重其手。心可視乎，則重其眼。煙水茫茫，往而莫返。縱斧鑿之犀利兮，得片玉而已晚。夫誰知此妙用，常浩浩而莫揀。

普門品書成佛像讚

蜂房蟻穴，一品經文。佛既現前，經義何在？經即是佛，佛即是經。不辨字畫，斯義分明。照乘或暗，九鼎豈輕？兀然而坐，大雪滿庭。威音已前，逼塞太清。鹿苑而後，築我愁城。腳尖踢出，千個佛形。如何是佛？好向東京寺裏西廊下，問取王和尚仔細去聽。

地藏王菩薩讚

一切眾生以三毒心墮諸地獄，惟我大士轉三毒心救諸地獄。或救或墮，其相俱寂，寂相不守，眾苦所職，欲離怖畏，秉心端直。

達磨初祖讚

嵩山少室日堆堆，舊路依稀不用猜，艸履雖然遺一隻，卻教人喚祖師來。

佛事

為修來化主下火。云：「堪笑千生與萬生，盧都一炬火旋輪，頂門若解開真眼，十方真寂果誰行？大眾！且道眼作麼生開？」以炬指龕，云：「者箇是海幢打供的修來。」喝一喝。
為妙心禪人下火。云：「今朝六月一，妙心大事畢，四大各奔騰，雙眼黑漆漆。且道：黑漆是？不黑漆是？」以火炬打龕，云：「妙心牢記，不得忘卻。」
為大牛典客下火。云：「大牛！你此生有文人放誕之野、有鄉曲令譽之名、有叢林血汗之功、有字畫深致之癖，超超於俗、落落為僧，今日者箇時節總無各般消息。殊不知你當放誕之時、聞令譽之時，乃至拜街添缽、揮毫運腕時，已全身落在今日之中，而大牛不知。不惟大牛不知，盡大地人無一箇知者。大牛！我贈你者把火，你平日所少者，我安能贈你？你平日所有者，我何勞贈你？惟是你於雷峰者塊地，十餘年來勤懇護持，枯盡心血，乃至四大分散尚未泯然，者一點菩提種子猶注念於此，真是出世津梁。殊不知地運隨時，夢境難挽，你若瞥然此念，萬里大虛，何曾缺少大牛？何不於者箇時節現出大人之相，放去收來總自由？你此去四蹄應踏破，莫教火後一毛存。」
為不藏禪人下火。云：「不藏不藏，纔涉唇吻，便犯鋒鋩。二月十六日，我喚作生，你喚作亡，亡時生意晰露，生時死意昭彰。且道生死不到如何承當？」提起炬，云：「廣州柴短，英州茅長。」
為張氏道人下火。師以火炬連打數下，云：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地水火風空見識，世間男女無等倫，盡向此中一齊畢。畢不畢？張氏道人年廿二歲，一生柔順，承於夫家，育掌上之明珠，坐帷中之繡幙，獨於修短之途現此真實。且道正當此時，是真耶？幻耶？生耶？死耶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扶桑有日還騎鶴，浙水無潮莫挽」弓。
為融悟化主下火。云：「面前生死，腦後神光。悲酸楚毒，娛悅安詳。二境俱撇，消受不徹。融悟化主，於其中間，歷盡曲折。曲折不曲折，火光鍛後一條鐵。」
為法喻禪人下火。云：「一切作用向者裏收攝，一切無作用向作用上收攝。收攝不收攝，踏著秤錘硬似鐵，落花三月送春歸，法喻得箇好時節。」以火炬打龕，云：「法喻還知麼？且道汝平日作用向甚麼處收攝？三十六夜講胡鬚，連鬢生來剛四尺。」

為王劍典客下火。云：「火炬烈烈時，多少人向者裏作死想？惟有王劍典客則不然。日用浩浩時，多少人向那裏作生想？惟有火炬則不然。且道王劍與火炬是一？是二？若道是一，不可喚火炬便是王劍；若道是二，火炬盡時，王劍亦盡。火炬無能燒之功，王劍無受爇之者，不妨向者裏打箇筋斗再來。」喝一喝。
為惕如水頭下火。云：「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分付惕如，花生碓嘴。念你三年勤苦，一旦畢命，今朝未免將寒作熱，因邪打正。惕如！惕如！且道放下扁擔時還有甚麼事？」
為大心禪人下火。云：「有顛倒方顯正智，有正智方顯顛倒。且道如何是正智？一二三四五。且道如何是顛倒？五四三二一。雖然如是，以正眼觀之，無是不是。大心！你出家志苦、學道根遲，臨命終時失卻正念，今日借火炬威光、大眾福德，於湛不搖處庇你精靈，使你佛種再續、法海重遊。還知麼？紅燄且消邪念去，白雲還照大心來。」
為可傳典客下火。云：「年盡二十九，可傳便撒手。相隨正九年，識盡吾之醜。臨行許再來，此事莫須有。莫須有，十畝松煙平地走。嗚呼哀哉今已矣，聊自惜吾之敝帚。」
為回光化主下火。云：「東家裏有鞋，西家裏有鞋，張三有腳，李四有腳。回光忙忙走半年，拈來箇箇合得著，只有臨行性子偏，生死到頭渾不覺。贈爾一把三昧火，枉械枷鎖齊脫落，回光回光，翻身好拾秦時轢。」
為雷峰西堂仞千大師下火。云：「釋迦老子當年於此月八日夜半子見了明星，悟卻甚麼道？遂令天下古今聖凡之見不得貼然。我仞千壁師弟亦於此月前二日夜半子端坐默然，與釋迦老子異路而趨，無聲無朕，斗柄移於北邊，鼻孔卻朝於南面，令人人抱沖天之志、箇箇持入地之謀，到得面前，卻似紅爐上彈一點冰相似。且道仞公為甚麼得此奇特？眾中有商量底道：『仞公善於親近吾師天然老人，得聲入心通之妙。』者箇是不識仞公。又有商量底道：『仞公掉得便行，自是腳頭快。』者箇亦不識仞公。亦有道：『仞公貌古形疏，解空離色，風韻出自天成，俊快成於夙慧。』者箇亦不識仞公。且道如何乃識得仞公？」提起炬，云：「一雁獨飛滄海外，鶺鴒原上火燒空。」
為大徹副寺下火。云：「大徹！爾昨永訣之時，問我云：『親近數年，畢竟有一言否？』我云：『此時對爾說：提起正念，亦屬多底。』爾喜極，合掌起床，曰：『果如是，則畢竟不消再說。從此斬釘截鐵，撒手長行，即有一絲境色，更不踏上他。』即此數語，見爾臨末梢頭，于今龕前觸目菩提，神光頂後，若更為爾多一語，便屬污染，不妨對大眾證明。」

為海岸侍者下火。云：「汝六七年呻吟床褥、婉轉藥瓶，總不如此時一把火光明俊絕。汝既光明俊絕，不可更加點污。」以火炬打龕，云：「還知麼？昨夜三更夢不齊，盲龜跛鱉作龍飛，若問火中真實意，六月寒霜上衲衣。」

為吼萬闍黎下火。云：「一陣霜風摧籬菊，玉蟾光隱收平陸，火中突出金麒麟，李斯指作馬邊鹿。高超語嘿，靜閱古今，此是吼萬闍黎實際履地。吼闍黎！我與你同入海幢，斬艸開荒，十五年來綢繆畢備，叢林芳規多所匡正，毘尼法壇多所輔弼，純德無疵，為一眾所愛，外手足而內腹心。我於此地只是拮据不遑，志大材疏，時時抱病，尚不知稅駕，你一旦竟捨我先行，亦是有情中無情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雖然如是，豈不知種種幻化皆生圓覺妙心，積聚緣氣充於假合，何堪復以幻夢作去來死生之見以點慧目？吼闍黎！你最初出家上華首時與今日無異，泛危波入瓊海時亦與今日無異，我與你同入匡廬、同上博山時亦與今日無異，乃至同住此剎種種應緣亦與今日無異，你請舍利往來棲賢亦與今日無異，又從今而去住胎出世、興福度人亦與今日無異，只是你臨行與大眾相別一句合作麼生道？」提火炬，云：「休將長頸鶴，去逐短脛鳧。」

為蓮菴禪人舉火。云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唯有蓮菴至誠真朴，力盡行門，正於此時是箇真實不壞，不妨順水推船、放河入海，贈汝一把火，不作佛見、不作法見，還汝純清絕點去也。」以炬爇，云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

為善住貼庫舉火。云：「人人俱有壽量，惟有心持沒壽量。古人說道：『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。』又是人人俱無壽量，心持有壽量了。有壽量、沒壽量即且置，且向者火光三昧與你滅已往之罪愆、作將來之種智，心持你向者裏不得躲避。」

為能度院主舉火。云：「非火、非煙、非江山、非人境、非他鄉、非故土、非死、非生、非普同、非毫穸，一切皆非，向甚麼處見能度？若有能度，堪受火葬；若無能度，誰受火葬？」以炬打圓相，云：「能度於此會得，則是火、是煙、是江山、是人境、是他鄉、是故土、是死、是生、是普同、是毫穸，能度於其中橫亙十虛、往來三際。還有人看見能度麼？赤腳下桐城，不數宗道者。」

為雷峰西堂仞大師掩龕。云：「我雷峰門下有一隻迦陵頻伽鳥，眼睛骨節渾然純黑，初啼於紫玉臺邊，直使丹山起舞；再啼於海雲寺裏，還將洞水逆流。不欲落二、落三，且自先收毛羽，一任山雞落後、鸑鷟生憐，使大眾更無覷他分。」遂拈標，云：「大眾還見麼？重重錦被蓋尤難，原自全身無罅縫。」遂封龕。

為能度院主封龕。云：「能度一切眾生，以因緣而生，以因緣而滅，以因緣而得清淨解脫，以因緣而能遊諸世間，隨所作為，為諸

佛事。汝為僧不失正念，做福事有頭有尾，昨以因緣將滅，求山僧為汝封龕，將汝遺骸送入普同，不離清眾。山僧以因緣觀之，本無異同，靡有真假，一一順汝所請。不意及門，汝於夜半先行，到是敏捷，人皆知能度能隨因緣而有起滅之相，卻不知能度尚有密移一步放在大眾眼前。還見麼？山東起雨山西落，萬頃寒雲天地寬。」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卷下(終)

海幢阿字無禪師行狀

書記古雲敬述

廣州海幢寺阿字禪師，諱今無，得法天然是和尚，曹洞三十五世，博山下三世。番禺萬氏子。狀貌過人，引舌覆鼻。父諸生，貧不能自活。師自童年，每出奇贍，薪水無缺。一日，父以株連坐繫，為禁卒拒，弗使進飲食。師咍，卒書百金券，得再飽。俟尹出，遮道大哭。尹愕然，憐師稚小，乃問狀判牒，命吏取釋。師曰：「遲則必斃。」尹喻意，乃立出之。禁卒歎曰：「吾遂為孺子賣。」年十六，抵雷峰，依天老人得度，知有向上事。十七，受《壇經》，至參明上座因緣，聞貓聲汗下，覺世界如擘。走見峰，峰曰：「夜半至此何為？」曰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止道得一半。」峰曰：「那一半讓？」師作貓聲而出。嗣後當機，脫穎無滯。師初以貧廢學，侍峰，得遍閱內外典。十九，隨峰入匡，中途寒疾垂死，夢神人勉師出世。師以鈍辭，神授藥粒，覺乃甦。從此思如泉湧，貫通三教，信筆注三祖《信心銘》，諸耆宿皆遜之。峰住棲賢，命監院事。時百廢未舉，師拓缽誅茆，戮力艱難中，猶入室叩擊無虛日，日臻玄奧。至价祖過水偈，洞悉五位之旨。嘗杖策孤征，所至少留。機辯逸格，有英邵武之風。年二十二，奉師命出山海關，千山可和尚一見深器之。每罷參與語，自春徂秋，頓忘筌蹄。三年，歸渡遼海，舟膠，潮不至，估客大恐。師持觀世音名號，忽涌潮丈餘，乘風夜行，至狹港，復為冰凌夾舟，得疾風，一躍而出。及都門，為內監留供。連年獲交朝貴，投懽惟恐後，一衲翛然，殊無介意。歸廣州，年二十八矣。明年，遊奇甸，遘兵變，有欲假渠魁以中師者，其黨忽就擒。計師從塞北涉瓊南，艱阻備嘗，而胸次益瀟灑廓落。再依雷峰，一日晚課，豁然見大愚為雲峰作用，如鏡中像，從前功候，至此皆釋。有偈呈云：「手畫高旻枉自癡，可憐積劫滯鬚眉。今年競渡過三日，晚課隨人瞌睡遲。」峰印之，命首眾。壬寅，住海幢。當省會，百務鱗集，師智炳幾先，方圓並用，接待毋倦容。一念甫形，衲子爭為效力。與王公大人抗言高論，聲

出垣外，皆愜意酬機，賦詞博弈，比物風生，怕夜語達旦。然叢林事無纖巨，咸親至曉諭，開豁明濟，毋毛苛，人以此益服。料事如兔起鶻落，知則必發，發則必中。雖法門艱鉅，挺然臨之，能以道自信。至建置規模，弘遠崇麗，深固莊嚴妙天下，自佛殿、僧堂、樓閣、諸寶像以次成，多金輝玉映，翠簇珠圓。闔省王臣協勷厥盛，摳衣入室、擁輿入社之人蹌蹌絡繹，缽盂坐食動數千指。師之汗血日積月耗，至雞棲，抖搜無寧晷。法交之盛，等於晦堂、大慧，如總督彝初周公、方伯浩存徐公、總戎葵軒張公、煥之劉公，指不勝屈。四方賢豪游南粵，如張舍人百菴輩，尤津津受法味而去。江西、遼東諸祖剎，事必咨焉。囑同門諸昆弟，謂十方師僧，到即如歸，一宿兩餐，貧亦勿失。若擔拄杖，留鬚髮，舉措涉疑，借名傳法，此今日魔風，雖勿交何損？其荷法如此。住海幢十二年，未嘗發化主，所有經營，皆躬自規畫。癸丑，請藏入北，過山東，聞變，駐錫蕭府。甲寅，還金陵，授方學士太夫人戒。江以南聞師名，應酬益廣，妙闡徽猷，往往為縉紳折服，道風益播。乙卯，回海幢，建持福堂，祀大護法劉中丞持平公。丙辰，講《圓覺經》。二月，遭亂，杜門半載。明年，雷峰天老人返匡廬，師盡禮，津遣無缺。此後僧徒益聚，鑄千人鍋，給乏解贈，怕傾囊，無吝色。戊午，始發諸衲募藏閣，觀察仲錫王公力為鼎諾。師雖殫心荷法，而厭塵俗，每好遊，自羅浮、金山、西樵、虎門，常艤舟隻笠，與王公為莫逆交。晚搆不落亭，每過從，遊戲筆墨。所著《光宣臺集》，大概可見。其法語、偈讚、禪宗、白眉師之文，壯麗整秀，詩尤俊拔。至手疏楞嚴，輯四分律藏大全，尤出古法師右。近年眾多食繁，擘畫度支，勞瘁更劇。辛酉元旦，示眾，有「收拾絲綸返十洲」句，并寄蕭翰林介石、陳鄉紳梅臣，隱隱作別語。七月，以省棲賢，附王觀察舟到梅關，宿痢併作。九月，還山，語侍者云：「叢林一切事照舊，無可再說。」至二十二日丑時，曰：「我過三時去矣。」辰時，即告寂。全身柔煖如生，頂相紅潤。典闈高公等各致悼章，道俗哀戀，如失所恃。師平時說法，如孫吳之用兵、蘇張之辯舌，無愧妙喜。嘗有上天老人帖，謂：「自非識藏明白，不見古人婆心赤骨。如僧問曹山：『三身中那身不墮眾數？』山云：『要頭便斫去。』此等句語，如錐畫沙，決非學解可到。深得此機，乃許拈弄。今無不敢謂捉敗古人，但如周顛仙入竹影、普化在後園吃生菜作驢鳴，且道吃甚死急？」故師臨馭衲子，堂堂密密，不必鐵棒風馳，能使人向聲色堆埋頭沒腦，死盡偷心。然謙退不肯開堂，謂：「當陽正位，永絕躋扳，豈容以奴隸闌入？」慨智燈濫續，寧遭點額？猶不失博山三十年縝密家風。師化後，當有紹起，何莫非生平所煆煉耶？廣州刺史緘木汪公稱師朗如

秋月、溫如春風，高渺如華嶽削成雲表，而肆應旁達如決萬斛泉，隨地付形，無不畢罔。澹歸和尚亦曰：「雷峰門下固多才，其所至皆卓然有成。若氣格雄傑、思理波瀾，入境都盡、出路愈夥，勢欲斷而仍連、義將顯而更隱，立功立言，首推阿兄。」計師二十八得法、三十住院，領眾二十年，世壽四十有九、僧臘三十。鵝湖、河源、廣州諸處說法凡六會，開戒一十三年，所度緇白徒眾一千七百餘人，約可掇拾。暫錄行狀，諸微言細行別載年譜，以備採拓。敬述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